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31
冊數	5	(1)
函號	273	238

273-23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於高之上其色芸然而黃矣然雖榮不久也我也逢此衰亂之時僅存而終不保亦猶是也是以心之憂矣惟其傷矣悲切之情其能自己哉

青丘章○召之華附於喬木之上其葉青也一而盛矣然雖榮不久也
而終不保亦猶是也夫人所以樂其生者以其有之善優游于歲月耳苟知我之如此豈若無生之為愈哉

祥羊墳首章○以今之衰亂言之彼羊瘠則首大今祥羊但見其墳首之狀而已奉一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竭則留空今留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光而已奉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時之衰亂甚矣民生斯世何其大不幸之甚哉

是時物產凋耗氣象蕭條詩人不直斤時事之日非但即所見影諸味歌而當時之景象可知也薛方山曰按序曰若華閔周幽王其為明幽與否不敢知要之周徽未東運詐尚綿遠也何若華之詩迄今讀之尤令人見當日蕭條之景象作者之情哀而不自知其詞之危哉曰國家衰微

言

人物凋耗周至此大運窮矣然而不遇亡者先王之深仁厚澤尚在人心也

何章全意全詩皆傷其征役之困首章言役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室家之樂三章傷其自同于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總是極道其

久役之每耳

何草不黃章○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此意曰人君安苟不待已而至於勞民則亦使之以道役之以時而已何今之不然和彼

一可草之不黃乎况征役之興無時而息何日而不行且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哉

草不玄章○彼草之衰也既黃則玄何草而不玄况從役過時而不得歸皆失其室家之樂何人而不矜乎夫先王以民視民必不待已而後用人以從役之故而使之內怨外曠我征夫獨匪民乎何為使之至此極哉

終朝采綠章○是詩婦人思其君子而作也若曰人情離合之際感慨係焉而况夫婦之間尤有難乎其為情者我君子不在固嘗有采綠之行矣然終朝采綠而不能盈乎一旬是豈綠之難於采耶蓋思念之深故事為情分耳且念君子之歸其期在爾而曲局之髮非所以示敬也于是舍之而歸沐以待我君子之歸焉一旬之不盈奚暇計哉

言髮曲局有誰適為容意厚言歸沐為容以待其歸也

終朝采藍章○我於君子不在亦嘗有采藍之行矣然終朝采藍而不能盈乎一簍是豈藍之難於采耶蓋思念之深故手為心制耳且使歸期未過吾亦未敢望也君子於向者之往不過五日為期而已今至六日而猶不簍豈頃爽昔日之信耶憂思之情誠有懸上我方寸者一簍之不盈又奚暇計哉

衣蔽前謂之簍即如今婦人有事則服單幅小裙以蔽前是也五日六日此婦人之冷語頃活看

原罔二句對言則原罔句是繼理泉流句是溝洫而統言則泉流亦原罔
中事也召伯有成燕上肅七謝功在中若獨出此章則有或只承原罔泉
來來此值題立意耳王心寧兼開良翰尊元勇意○孔疏云原罔平非是
其高下而使之平疆理其原而使可田是原之平疆理其原而使可田是
為刑除要衝之地封申于謝所以制刑也此見黍苗之設宣王非徒以松
德此所以民悅而忘其勞耳

○罔罔全意

末一章極道其愛賢之誠

罔罔有阿章○此喜見君子之詩蓋謂凡人之不足係念者其未見也奚以
悲而其既見也奚以喜惟我君子則有深係吾情者矣彼罔罔有阿其棄難
然而盛矣况我君子素願見而不可得今得見之則仰慕之私其盡慰矣其
樂為何如哉 二章講全

阿訓美難訓盛膏見亦就盛上見其美耳時說多泥本文兩有字作而下
講以大恂其樂如何樂之不可名言也云何不樂上之不容自上也
其葉有幽章○罔罔有阿則其葉幽然而黑矣况我君子固素有是德音者

而今一見之允矣名實孚而人心無射矣德音不其孔膠矣乎

幽註訓黑覆見只作密茂說似亦不妨今日依註德音斷就君子之德音
諒若說自己好資之音不幾于奸名乎或謂資人相觀則君德日備而令
名曰固此說
又似費詞些

心乎愛矣章○且念我之愛君子乃心乎愛之而非声音笑貌之為則其欲
言之意溢于未見之先久矣而今既見之返不以昔之所為愛者自達於君
子乃但中心藏之若無愛可言者則茲愛也將何日而忘之耶吾知人之情
必有所舒而後可以自己今焉吾自愛之吾自知之則未見之憂雖或可忘
而此心之愛且與日俱深也彼君子兮吾尚謂未見而言無由申誠不意既
見而言尤莫錯也吾尚謂未見而心為難解誠不意既見而心益難忘也何
君子之係吾情至此哉吁若罔罔者可謂好賢之至矣

首句畧斷中二句是一連話末句亦緊接上講大意畧見講語此章最難
得口贈時說中多云愛矣于言者言尽而愛亦尽愛出於心者心存而愛

亦存故但中心藏之適至愛於無窮也中云這樣說話却似恐忘故不言是有意以為之也甚非詩人之旨或或以註愛之存于中者深貼首句矣之選貼第二句存之也貼末二句不知此乃朱子推意拘七分貼許妾欠自然

白華全意

此詩總是因王寃妾棄嫡而娶喻其悲怨之詞不必分只疊七說全詩俱比體而此有正反顛倒之不同頂依註發揮與詩

方身
妥帖

白華管弓章○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意謂夫婦人倫之首况王者一身風教之原係焉其于嫡妾之分尤不容以或素者何予所遭之不幸耶彼白華之物欲漚之以為管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犹必相須為用如此胡之子忍於相遠而使我幽然獨處反不如白華之束白茅也亦獨何哉

此顯比也據朱子小註云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則更不必于二句下更此夫婦相須一段意相棄即是遠不相依即是孤或謂是時申后出居母家以申去西周三千里為遠則失之懸

行是耶維彼碩人所為如此是以使我念之至於反覆憂思而實勞我心焉

此暗而正也宜補意驚鸞只大槩說不必泥人養之意

鴛鴦有匹之鳥也其在梁也必戢其左翼以相依匹偶並

無良始固一心今又一心夫婦之間二三其

常矣是何鴛鴦之不如也

此也必另補此意夫台為德至相棄皆則二三矣

有扁斯石章○且王獨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彼有扁然而卑之石從而獲之則已亦卑矣然則妾本賤也而寵之亦賤不猶是和何之子不虞自賤其身而遠棄我夫我婦人不足惜而王之置身于卑賤則有深可惜者故使我憂之而至於病何王之昏惑一至是耶夫申后處廢黜之變而反覆諷咏以洩其情言有序而不乱怨有則而不流是豈有可弃之道哉惜幽王不悟而

竟貽周宗之譽也

此亦暗而正此也如傳補意此章說到為君憂上見忠厚之情○薛方山曰予誦白華小弁十月之交大都為幽王作也而究其厉階則寢以唱之回視禁之妹喜紂之妲己其事類也驪山之及豈其微哉奈何唐之明皇猶于茲山縱華青之樂卒致腥羶汗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幾天戎之禍也綿蠻全意此詩感概期望之意反深道之各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也下勞苦還是民之傷財困力而毒焉者也紀緒却云玩道之云遠是必行役而歷聘諸國者恐未必是

黃鳥章○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縣蠻有

為自言其止於丘阿之上是非怠而不敬前也蓋以道之迴遠既艱

力倦而莫堪亦且如之何哉是以姑棲止於此

斯時也未能飲之食之而蘓我飢渴之困教之誨之而示我資身之

策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有以少紓我倦飛跋跋之勞乎是則我之所望於

人者不知其有以慰吾望否耶二三章講同吁詩人之情亦可哀矣為人上

者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時說或分上四句為比下四句作直言細玩詩詞本一氣說下註亦一氣解還俱作鳥言為是止于丘阿頃就非所止之地言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止也須註不能前三字可見大率傳稱知止則斷文取兼耳我勞如何一字俱欠明白本講稍有分曉飲食等句須在鳥上說詩詞意雙關方妙

亦非是○近葉桂山又况后車之載遂通篇作餐如居涵卷于仕進之途甚遠故止于蓬蒿而不

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謂之貧矣

甄棄全意此詩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嘉賓共之也曰甄棄則其意之謙有溢于物之外矣君子自工敬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敬言之非主人自言

幡上甄棄章○此亦燕飲之詩意謂天下有多像不足以成享而薄物反足

以告慶者則心之誠否焉耳故幡上甄棄采而烹之以為菹至薄也似非所

以為礼矣然君子之心則以薄而反乎礼孰若因其薄而盡乎誠故酒焉既

具必以是酌而崇之但知聚會燕飲之為適而物之厚薄初不計焉者矣

酌言嘗之酌上酒也嘗還是嘗穀乘也南台謂飲酒而嘗是穀乘是也或
泥下三章獻之等句欲一例作嘗酒說似或拘酒言酌言飲未有言嘗者
有兔斯首章○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固一物之微也然君子之心寧薄其物
而失之儉無寧廢其禮而失之踈故酒焉既具亦必以酌而獻之但知盡吾
無已之誠焉耳而一兔之薄弗計矣

兔以首言獲數兔以尾也鄭氏安謂治兔之宜野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炮炙燔之異也

燔之炙之章○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無珍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

曰王改獻於賓上亦酢于主而受其率爵之報美也曰藝味不足以將敬哉
之炮之無異饌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

矣既酢于主七復酢于賓而行其道飲之礼美也曰薄物不足以致虔
孰夫不計其物之厚薄惟欲其情之必盡若詩人可謂悅賓之至矣

各君子有酒還但要入有兔意言獻而台言酢言酢而后言醑禮之次也
其與總重主人燕賓上時說或以獻酢醑意作過文非旨○全題嘗酒

下刻文數首友兩七相對者雖此詩四章原是一意然如此布格終竟不
受以木之首章以既乘言下三章俱以兔言而獻酬酢又一套事豈宜截

二章以配首章近有會稽
王植父近作頗為得解

斯之石全意

首二章言險遠之勞末章言遇雨之勞詩柄只言經歷險
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同險遠中事也

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意謂先王不困人

階不動兵于遠今我王命而出師也何如哉計我所經歷者漸七之石

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我武人東征經此險遠自奉命以來曾

無朝旦之暇也吾何以堪此哉

二章講全

舊說首二句言經歷之險也山川一句言經歷之遠也維其勞矣德承經
歷險遠而言其勞也雖便行文終似過干分析非詩人本末聲口藥挂山
云維其勞矣俾滂沱矣只照詩文
各承上句而言此說自是負活

有豕曰蹄章○然寧獨險遠之勞哉彼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有豕白
蹄衆與涉波而太水患多矣且月陰精也而畢文好雨之星也今月之所宿

又離乎畢則雨之滂沱而下也若或使之矣我武人東征既歷險阻又
兩勞舌甚矣此身且不得顧奚暇及於他事哉夫始曰不違朝言其勞之不
得息也繼曰不違出言其返之無期也又曰不違他則凡身家之可憂者俱
不暇恤矣為人上者何使人至此哉

詩經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猶者亦汗于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
白而群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縮灌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
兩歇未久而雨離于畢則又將兩矣豕多雨之詞也此說自是明快舊
說謂豕喜雨涉波為雨微此不過欲牽俾滂沱句總承之故爾殊不知其
說之謬也○輔氏曰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
上之○則汲然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

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
烏在其為民父母也

白華全意 二章言世亂之不能久存而祭致感厥之意末章言百物之
則耗而深致自危之意俱是傷亂之詞勿以第三章作推原看

豸之孽章○此人憂亂自傷之詩也意以世有升降而民生之榮瘁係之是
啟幸而無事民之福也不幸而遭亂離則有不可勝言者矣彼豸華之生附

英七 白雲章○夫英七白雲水土輕清之氣也散而為露則必及彼菅茅是

雲之澤物無微而不被矣今予所遭之時何時也是天步艱難時也之子乃
不圖謀而恩恤不加曾莫揆度其變之所由生而忍于弃我焉寧非白雲之
不如哉

此亦顯比也時說於二句下往七補夫婦之間以恩相恤亦猶白雲之露
菅茅便費詞魯詩說曰美七升騰秀朗之貌雲為質而露為澤天步艱難
俟俚語所謂
時運不好也

漉池北流章○今天漉池北流其流小也尚能浸彼稻田而有灌溉之益矣
王之尊大宜無不被也乃反不能通其寵澤以被于我所以我嘯歌傷懷
唯碩人之是念焉柰之何其恩澤之難如此耶

此暗比也二句下宜貼此意嘯歌傷懷直看時講云嘯
歌之聲出于口傷懷之情切于中未是

樵彼桑薪章○今夫桑美木也豈宜為燎燭之用今也樵彼桑薪而烘之于

燧是木之美者反賤而用之矣我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不徒是耶維彼碩人所為如此是以使我念之憂思不置至於寔勞我心焉

此亦暗而正也貼出正意然彼二句庸見只是言不當以美木而為燎薪耳註謂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此語却太泥蓋烹飪與燎燭畢竟節是燒了有何分別

鼓鍾于宮章○且有感必通理之常也彼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柰之何我之念子也慄也而憂一念之誠宜有以動手子心也子反視我邁也而不顧此豈近于人情哉

此又顯比也更不必依時說另補此意註云慄也憂貌韓詩註云慄也意不悅好也總是一樣解此只說其憂之切宜見憫恤之意時說多謂積誠以動似太著力

有鷺在梁章○今夫鷺之與鶴均之為飛鳥也然而清濁則不侔矣今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則鷺反飽而鶴反饑矣然則嬖妾蒙寵而嫡后反見擯弃本

言告師氏章○絺綌既成女工少暇父母蓋有懷矣然事無專制固不可徑行乎婦寧言難直致亦不可自告于君子由是告于導我之師氏使告于主我之君子以將婦寧之意庶得君子之命毋蹈于攸遂之戒焉耳然歸寧之不可苟也蓋薄治其私服之污薄澣其禮服之衣何者可以當澣何者可以未澣各隨其宜庶幾衣服既潔我將服之以歸而問父母之安否矣不然閨門之庶事不一當必有嗣絺綌而興者一念思親之至情其何以自慰耶夫后妃一締綌之成而勤儉孝敬之德備焉是固天植其性而文王刑于之化亦焉才誣哉

此言在歸寧之情見不專于行下言預歸寧之事見不苟于行但此言重矣師氏告于君子也二句亦不平重告君子上師氏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者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氏也私禮禮見父母則有汚禮服不常服故從其澣大抵歸家燕見父母則有私禮禮見父母則有君臣不謂禮服如見君賓朝祭等服此時亦非當真歸寧了觀註兩將

字可見歸寧亦不必以定省言女子之孝只是問其寧與否○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驕矜放恣何自而生誦服之無斃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所以與誦休其委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全意

全章皆足托言以見思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叙其始也末三章皆承懷人而託言之總以形容其懷之不能已耳

采采卷耳章○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意謂夫婦之間居而相離則思人情也我於君子不在蓋有不能忘情者矣彼周行之上卷耳生焉吾方采采卷耳頃筐尚未盈也斯時以君子不在之故而吾心適有懷焉由是手為心制事為情奪遂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矣雖頃筐之未盈奚暇討哉

采采亦是詩家語不必云非一采不盈頃筐亦只是語其時不必云頃筐易盈註方采適念正相呼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間蓋后妃之思君子原是念也非至此而適念也實彼周行

陟彼崔嵬章○惟君子之係我懷也故我也計欲陟彼崔嵬之山而跋予望之蓋音容遼邈雖有難以遽即而極目遠眺神與俱馳此中之抑鬱聊可以少舒焉耳奈之何資行之車又適以虺隤欲觀之不能欲從而望之又不能悵望中閨情難自遣我將何以為情哉惟姑酌彼金罍庶暫娛于杯酒而不至長以為懷乎

陟彼高岡章○我也計欲陟彼高岡之上而遠于望之蓋行跡迢遙雖有難以遽親而望風懷想形神相傾此中之鬱結聊可以少暢焉耳奈之何資行之馬又適以玄黃欲望之不能欲寘而忘之又不能躊躇閭闕懷思益倍我將何以為情哉惟姑酌彼兕觥庶暫解于旨酒而不至于永傷乎

登高恐亦只是白雲親舍之意註往從之說似太着象馬以登高不可誤用駕車字姑字永字最有味蓋思君子之懷終是不可已者但姑酌酒暫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註且字欲字皆見其託言意上言病下言病極上言懷下言傷詩節次如此不必云憂思轉深也

陟彼砠矣節○我也又思欲陟彼砠矣而一遠望之或者可以慰予之心也
奈之何馬則瘖矣而不可以升高僕則痛矣而不能以御馬夫是馬也是僕
也即不為我而瘖不為我而痛而適與行會則砠之難陟將誰委其咎也形
影隔兩地即欲遠望而無由音容阻一方縱欲自釋而莫已嗟嗟此心其無
聊甚矣我將如之何而不愛嘆哉抑何君子之係吾心耶后妃之於君子極
其思念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而得其性情之正者矣

言崔嵬又言高岡又言砠不遇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逐而又欲登彼也我
馬二句只問平叙惟全題則直看然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于
人僕病則斷不能往詩人初無此意云何吁矣只作我將如之何而下憂
嘆執說與上而欲酌酒而不求懷求傷意則看較為委婉有未一說我將
如之何其憂嘆哉似哀而傷矣又一說我將如之何惟其憂嘆而巳似竟
直致無餘夫○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記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夫子
錄卷耳於葛覃闕睢之後其意深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如齊同行知營
同往如春秋所譏者

南有樛木首章○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也

意謂天人之際勢相懸也而機實相感惟德不足以動天斯其獲福難耳吾
茲覲德於君子而幸願深矣彼南山之木惟其樛然而下垂也則葛藟因得
以繫繫于上矣此固物類相資之必然者况我樂只君子恩意溢于閨門而
嫌疑盡泯慈愛通于群下而忘刻不生其德如此則所以格天者裕矣吾知
惟德動天而福履自綏凡夫予之以安貞之吉錫之以豫順之休而培植之
固者亦若葛之繫于樛木矣夫豈出于倖致哉

南有樛木二章○南有樛木則葛藟荒之而奄徧於其上蓋下垂之勢有以
引之也况我樂只君子其德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而所以陰扶默
佑之者自不容已矣不為福履之所將乎

南有樛木三章○南有樛木則葛藟縈之而纏繞於其上蓋下交之機有以

致之也况我樂只君子其德至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集之而所以左右成就之者自不容已矣不為福履之所成乎即此而观后妃之德愈彰而文王脩身之效亦可驗矣

凡詩中樂只皆輕惟此樂只指德音註中能速下無嫉妬之心是也須就后妃身上說舊多說可樂之君子則是自我樂也說了不是福履雖不富貴子孫然以說也罷緩是罷緩安寧保定孔固之意將是陰扶默俗無少顛危意或用思啓翼行意似安成是諸福奏集無少缺意時講有云君子以綏柔之澤厚吾人天亦以綏安之慶貽君子君子以內助之德及吾人天亦以助順之祥被君子云此等語意最着色相不必從○呂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独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膠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手○頌東江曰大抵陽以博博為恩陰以不私為義故五日之御礼有常制叔姬之賤春秋書之所以昭盛德而廣嗣續也周公制礼設六宮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妾之官其亦先世家法之善教也子孫宗族之盛宜哉

螽斯全意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於喻其有逮下之德而宜其有昌後之福也昌後之福是已然事非祝願也如螽斯之子孫皆是已然者此不過重一宜字却就螽斯上看講完方補正意

螽斯羽首章○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作此以美之意曰為國家根本慮者孰不願其后嗣之昌顧所以致之者德也獨不观之螽斯乎彼螽斯之羽蟲人知其生之衆也而不知其性之和也物之生也易渙而螽斯之處也必以群焉物之群也易爭而螽斯之集也必以和焉何如其說也由是以一物之和召氣化之和其子孫之生以育者固宜振之乎莫得以窮其紀也

螽斯羽二章○且是螽斯之羽蟲不惟集之和也由集而飛其飛也亦以群有薨之聲焉和之見于聲也如此和氣之感自足化醇之機則其子孫應時化生而繩之不絕者亦宜也而非倖也

螽斯羽三章○螽斯之羽蟲不惟飛之和也由飛而止其止也亦以群揖其會聚焉和之見于聚者如此和氣之鐘自足神化育之機則其子孫應時成形而蟄然其衆多者亦宜也而亦倖也然則我夫人逮下之德即螽斯

群處之和也本支之蕃即蠡斯子孫之盛也蓋有是德宜有是福相因之理不可誣美觀此而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不亦足徵哉

蠡斯羽虫故稱羽勿作翅說此以蠡斯者蠡斯群處也對衆妾看群處者必爭衆妾共處必妬忌朱子曰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况妻妾之情乎故註曰群處和集曰群飛曰會聚重在群而能和群處是巢穴之處會聚是會聚一處以采食暫止時也
武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之號○朱豐城曰穆木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蠡斯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子孫衆多之美蓋正家之道始于闈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千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漢史紀馬明德憂皇嗣未廣符進左右唐書稱長孫文德徹所御飲酒以賜陵侍卓乎共有穆木蠡斯之遺風乎后世昭臺未廢而後宮希得進見梁氏未亡宮人孕育鮮得全者惡可以語此

桃夭全意三章只一時事無淺深總是與女子有行而知其必能執婦道也被化意在言外

桃之夭夭首章○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述所見以美之若曰婚姻之倫嚴於正始男女之會貴於及時吾茲有感于歸之女

無彼桃之夭夭其木少矣木少則華盛故其華灼灼然其可觀矣况之子乘

此桃夭之時而秉父母之命以于歸其賢如此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內焉必宜其室而藹然有靜好之風也外焉必宜其家而秩然有柔順之貞也婦道之克脩端於御輪之初以之矣

桃之夭夭二章○桃之夭夭其實有貴而盛矣况之子乘此時以于歸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其婦道克盡長幼必有恩也夫婦必有別也今之俗為女德之貞者即後之顯為婦道之脩者也而見其行可以卜其往矣

桃之夭夭三章○桃之夭夭其葉蓂蓂而盛矣况之子乘此時以于歸不有以宜其家人乎吾知其婦道克閑內外必整肅也尊卑必和睦也今之肅而為淑媛之度者即後之彰而為家庭之範者也而見其行可以卜其終矣夫閭閻閨闈之女非若賢士大夫之流也聖神功化之施非責於守貞修姁之

輩也而其賢如此文王齊治之效可槩見矣

桃之華時未必有實其葉未必繁特因華而一時推言如此室家之室
家人亦變文以叶韻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天之會是婚姻以
時也紂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為賢也賢字在于婦下補出而宜其
室家就後日說蓋惟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朱豐
城曰宜者和順之意宜則不乖順則不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
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
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于上之子則效而應于下故于婦
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規感應之機矣

兔置全意全詩屢即野人之事以與其才之備語意一章深一章皆是言

王佐之才豈必見用而後見耶時講多欠斟酌

蕭、兔置首章○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尤無

不備故詩人作此以美之也意曰美哉此際之多才乎在在皆豪傑之數人

人盡王佐之彥試以所目觀言之彼置所以掩兔也此蕭、然

整飾之兔置其琢拔以張之也則下丁而有聲矣况此赴、之武夫寧獨在

野一凡民哉彼其才畧之夙開能令宗社安能令邊圍固蓋不必稱于為

護城為險即公侯膺方伯之寄所藉為捍外衛內之干城者此蕭然之武夫

實足當之矣

此即事起與而用蕭、赴、相應講中宜畧似與躡方是時說多把起、
句則上二句說云彼為此者不過赴、之武夫耳則依舊是賦了赴、只
是粗朴無文藻意不可認作武夫之才干城方是借言其才之可用如內
焉撫綏外焉經理無不宜也持說多就折衝禦侮一處說不能無弊曰公
侯于城公侯二字亦不可忽

蕭、兔置二章○然而干城果足以盡之乎未也彼中達者兔所往來之衝

也此蕭、之兔置則施於中達矣况此赴、之武夫寧獨一掩兔之能哉彼

其才略之素具即公侯之所能者彼亦能之在公侯可以稱聖主在武夫亦

可以語良臣而上下其匹休矣不為公侯之好逑乎

上但言其有干城之能耳未必可同於公侯也曰好逑則其才能
與公侯同矣且就外面設施言如謀畧等語稍涉腹心了未妥

肅也兔置末節○然而好逮足以盡之乎又未也彼中林者兔所往來之會也此肅也之兔置則施于中林矣此赳赳之武夫寧獨一蹶張之能哉彼其心上之經綸公侯之所蘊者彼亦蘊之在公侯可以稱神聖在武夫亦可以當宸衷而精神其脗合矣不為公侯之腹心乎國家倚重之臣不乏草莽則何地而非才山林狩獵之夫盡為英俊則何人而非士吁此可以觀聖化矣

上言好逮但言其外之才能同耳未必其同心也此言腹心則言與公侯咸有一德精神相通非耳目也非手足也隱然一公侯之腹心矣一說當以心膂之寄言之謂其為國之心可以貫金石有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意似不必說到此○夫在野之凡民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田單之取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而當時有知其可當大事者亦此類也

采采芣苢全意 此詩序次自明其相樂之意只是相與采物又相與賦事追隨言者作此題不可用幸而涼聖人之澤等語亦不必露出相樂字樣只就本文叙得瀟灑飄逸便是相樂說話時諱時文多有欠然會者

采采芣苢首章○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言

也何知哉方其始也采采芣苢相與薄言采之縱歷覽之周行尋芳菲之物色意必有無窮生意萋萋然待我旁求者在也既也采采芣苢相與薄言有之呈英華于道左攬化育于微行果有無限生機依然取之不禁者在矣采采芣苢中章○采采芣苢既有矣其穗可掬也則薄言掬之相與拾其穗焉未掬之先芣苢之敷而為穗者猶屬之化工而有以掬之即化工之生意盡歛而歸之我矣采采芣苢既掬之其子可掬也則薄言掬之相與取其子焉未掬之先芣苢之聚而為子者猶屬之造物而有以掬之即造物之化工盡舉而歸之我矣

采采芣苢末章○采采芣苢掬之既多非一手之所能掬也則衣以貯之而執其衽於手焉自任一執而芣苢不能限我以一掬之多矣采采芣苢貯之

既久非手之所能執也則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焉自衽一扱而采苜
又不能限我以久執之勞矣收天下之春而歸之我二三衣衽之間由是優
之游之始相與而言適今且相與而言歸矣自此而外吾復何知哉吁婦人
一采物之間而相樂之意溢於言外向非和平無事則室家之經營日且不
給而何暇於采苜之采何能有采采之樂哉即此而室家和平之慶固有可
徵而文王治化之盛亦因可想見矣

采苜不必滯何用采字亦不必滯非一采有之者見之於道旁而已未
是實采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機是拾其穗之在也者采是取其子之在
穗者苴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執衽已久而力疲故澗之此將携屣
之時不且自言便於采擇意○玩誦此詩所謂大和在成周宇宙間千載
之下尤可想見後人有詩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髮髮焦桑柘廢
來充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
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視采苜奚啻天淵哉愚謂此二詩皆
能寫出治亂世界可為帝王之鑑其詩之雅俗高下相去遠矣

漢廣全意三章一意只是反覆味嘆其不可求之意上四句與者與其不
意在下二章不過妄言之魚二意也且敬之至悅之深兩語乃朱
子從詩詞玩味推出的豈可作詩人口氣用在繳末則不妨耳

南有喬木首章○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
之俗故詩人因所見而咏嘆之意曰習俗易以移人而間有能自振拔者亦
僅得之賢人而未易與女子道也今觀江漢之游女而何其變化之速也彼
南山之上有喬木焉上竦無枝則不可得而休息矣江漢之間有游女焉端
莊靜一則不可得而妄求矣賢女之貞也如此試譬之漢焉其漢之不可
者乎蓋凡水之隘者或可以人力泳之而至於漢水發源於嶓塚流行於大
別自雍及荆而極其水之廣矣苟輕試於一泳者必無幸也辟之江焉其江
之不可方者乎蓋凡水之近者或可以人力方之而至於江水則發源於岷
山會同於漢沔自蜀至楚而極其水之永矣苟漫投於一方者必無濟也江

不可方漢不可泳游女其可求哉

上四句以喬本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江永而無游女字出故屬比但不可求意興處已說出與他處比休不同至末緊收然便了若更入正意層疊可厭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不可求是嘆其不可求亦是悅其德也不是詩人欲求之不可得故云然廣潤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樗或可渡泳則不可也○註大隄曲按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有三百餘里○註大隄曲按宋隋王誕為襄州時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女兒花艷驚即日

翹七錯薪章○彼翹七錯薪言有楚也則言刈其楚矣况此不可求之子若順時以于歸言有馬也我則願為之秣其馬焉蓋之子即無藉於是而我實願效於之子者苟可以達此區區之心庸詎知秣馬之為賤役耶漢之廣矣不可得而咏思江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孰意此女之浴德於靜深一漢之廣而江之永有不可得而求哉

翹七錯薪末章○彼翹七錯薪言有藁也則言刈其藁矣况此不可求之子若願效於之子者苟可以盡我區區之情庸詎知賤役之為恥耶漢之廣矣不可得而咏思江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寧意此女之濯德於江漢與漢同其廣與江同其永有不可得而求哉夫此一游女也蕩於昔而變於今其得於感化者深矣而詩人能悅且敬亦所謂賢豪間者也文王之化何遠耶

此二章與賦雖畧變然秣馬亦在不可求上發出楚是錯薪之尤翹者刈之是不以楚雜於薪也干歸此未然而興望之詞秣馬非欲睹其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託言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執鞭意漢之廣矣四句重咏嘆之其味活講中只宜依本文輕叙過只要得他咏嘆口氣便妙不必重為講解時說輒云此四句正以見已願為秣馬之意甚無謂矣未蕭墨云故吾擬其似而不覓其言之再此樣語亦豈風人聲口又如翁墨講不可求處云非有大敬畏者當吾前未肯樂為之此樣語亦豈太著意○朱豐城曰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易家人利女貞言正家之當先乎內也揆之豕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女志之難於正也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之家正焉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汝墳全意

疏義云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見之樂也三章則閔其勞而勤以義也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遵彼汝墳首章○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其歸而追賦之也意曰人情自離而復合則慶幸益深撫今而思昔則感慨彌切我今於君子之歸固有不勝自幸者而能忘情於昔耶彼汝墳之地條枚生焉吾猶及記夫往歲之時嘗遵汝水之旁伐其枝之條與其幹之枚彼一時也我君子以供役之故而未歸嘆予美之未見恒惆悵而難忘悲兩地之睽違每徬徨而不已其思望之切殆怒然如饑之重而不能堪也吾於斯時竊意其遐棄我矣豈知有今日之喜乎

遵彼二句不重樵採意只點其時耳怒本訓思但饑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饑意而非饑然何確齋謂調饑即朝饑人之饑惟朝饑為最重故取以為喻似不必如此說

遵彼汝墳二章○迨夫今歲遵彼汝水之旁伐其成枝之條與其德生之條

此一時也君子既以畢役之故而于歸聞關既久而終不忘夫好合之思

特暫道而終不孤吾終身之仰相對聚懼之間蓋深幸君子之不遠棄我矣

昔日調饑之思不於此而盡慰耶

首二句亦是紀其時之異耳遐棄連讀遐字訓遠訓末訓終於義皆通只是昔日離別今即復合不終棄我之意勿云恐君子有疾病死亡之憂亦勿云委身萬里而遠我有懷二心而棄我

魴魚賴尾章○夫以時而憂喜者固我婦人之情以身而許國者實爾臣子之義彼魴之為魚尾之白者其常也而勞之之甚則白者赤矣爾之朝夕從事而儀容憔悴何以異於是耶王室之政蓋亦酷烈而如燬矣然王室之政雖則如燬但今日之役實西伯之命也西伯之於吾民休戚與共饑寒與通真猶一體而分一家而聚父母固甚適而可瞻可依焉者也爾既以父母之命而供王室之役獨不思以父母之德而忘王室之勞乎夫婦人於君子憂

于未見而喜于既見者夫婦之情也始憫其勞而終勉以正者君臣之義也情義不悖其被化之深可想見矣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形瘁此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見之間必資其容貌憔悴大異于前故以魴魚尾赤比之常說只以尾赤喻勞字未切三室如燬亦只就上句見得蓋其形容憔悴由玉室之重役消燬之也現本文只言如燬非若如火之始燃之謂也朱註添出未已常說輒依此立說膏見似多了一層說話又未以是詩人意耳孔遷只就父母上見得蓋形骸間隔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安得為近惟文王為民父母則如一氣相通喘息呼吸無不貫如一堂相聚饑寒疾苦無不知斯民有所怙恃可瞻可依豈不甚近也哉或以汝噴夫咬周不遠就地之近言未是或謂望其為天子之口近者尤非○解頤曰化達汝旁其化遠感在婦人其感深父母孔遷蓋皆以文王為已歸矣是故聖人序汝噴即銷之以麟之趾讀詩者以此求之乃可以想見一王之化

麟趾全意此詩首言公子繼言公孫終言公族以親疎為次序也文王子孫皆相繼為王而宗族不過輔佐王室耳作文須照程文首章二章相對末章另做

麟之趾節○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美之意曰世德之盛每驗於后嗣之賢而國祚之隆恒視諸繼承之類吾茲觀化於公侯而知其所貽者遠矣何則物孰無趾而惟麟之趾則不以履物焉抑何其趾之仁也而况公之子乎薰陶於家教之素而有慈祥敦厚之休蓋振振乎其仁厚也吁嗟公子之德如是而謂其瑞之非麟可乎吾知有此仁厚則可以培國脉之運衍昌明之祚而周家一代之祥盡在是矣吁嗟此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於形之類哉

詩人只以麟趾與公子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意講公子句不必說文王后妃只說仁厚之化濁之家庭便是且當時亦未有王后妃之稱慈惠溫柔而殘忍不形仁也含弘廣大而刻薄不作厚也要之仁者必厚厚者必仁亦非判然為二也吁嗟麟焉直指公子說是夔其為麟也非擬其同於麟也此句亦勿說與王意當時文王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瑞豈忍便以與王言之此等處俱要斟酌會試程文但云奕世之人心可結也異世之國脉可培也最得風人渾厚之肯如墨卷則不能無瑕矣

麟之定節○物皆有定而惟麟之定則亦不以抵焉抑何其定之仁也而况

公之姓乎薰陶於家教之素而有慈祥愷悌之休蓋振振乎其仁厚也吁嗟
公姓之德如是而謂其瑞之非麟可乎有此仁厚則可以嗣宗社之靈長守
國祚於有末而周家一代之祥盡在是矣吁嗟此公姓是即麟也而何必於
形之拘哉

公之子屬武王時公之孫屬成康時勿顯用與王等
字又須影見此際光景方是如手此可與知者道

麟之角章○物皆有角而惟麟之角則不以觸焉抑何其角之仁也而况公
之族乎薰陶於家教之素而有慈祥愷悌之休亦振振乎其仁厚也吁嗟公
族之德如是謂其瑞之非麟可乎吾知有此仁厚則所以輔公子公姓而周
祜由之以益篤周業由之以益昌一代文明之運將有賴乎是矣吁嗟乎是
即麟也豈容以差殊觀哉夫公子公孫而化於德也則宜王而所以定一統
之業者在焉公族而化於德也則宜君而所以廣屏一之助者在焉此周之
終有天下而詩人亟稱之也厥有由矣

漢終軍傳曰麟角載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公族公同高祖與文
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弟兄弟則輔王室者也詩中亦
要分曉詩人于此章之與垂有意味麟之趾之定之角總屬一體所謂元
化天成一体渾合而無間動息相關氣味自爾其源通也彼公子公姓公
族豈有遠近之誅要皆文王一體之親故以此取意其善于立言矣○嘗
觀續諸如武成德如旦其魯衛曹滕皆能為文昭以表文德卒成鳧鷖
之治而綿過洽之符則麟其有徵耶奈之何其
與也麟以志喜而其衰也西狩獲麟反以志悲

召南按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后封于北燕留
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

寫辰言文之昭十六
國無燕未詳孰是

鵲巢全意三章平看首是性迎之禮次是來嫁之禮末是成婚姻之禮此
詩重來嫁上以德為主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于諸侯
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
之斯就夫家之人言

維鵲有巢首章○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身修身以齊其家而女子亦
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也意曰婚姻

之際人道之始係焉而惟有德以本之則一時儀衛之盛益有足侈者若之
子是已彼物性之至拙者莫鳩若也維鵲有巢而鳩來居之是鳩之享其逸
者凡以拙故也况我之子專靜純一而備女德之懿乎是以乘時而于歸也
隆禮以重其來則有百兩之盛以迎之也是百兩之迎雖有邦婚禮之常而
所以迎之者有德不亦顯于歸之光哉

維鵲有巢二章○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是鳩之享其成者凡以拙故也况我
之子專靜純一而備女德之懿乎是以乘時而于歸也隆禮以重其往則百
兩之盛以將之矣是百兩之將雖有邦婚禮之常而所以將之者有德不亦
重于歸之榮哉

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以之子有專靜純一之德宜受百兩之盛禮要見
百兩固禮之所必有然必有德而後宜無德則虛矣迎之者以其能化天
下以婦道而贊助人國也送之者以其能

維鵲有巢末節○維鵲有巢鳩且類聚而盈之况我之子專靜純一德無不
全是以乘時而于歸也彼固有百兩之送此亦有百兩之迎兩國之輪駘相
為赫奕於一門而嘉會之典於是乎臻厥成矣夫一成也何足為之子之重
而之子之賢實足為成禮之光耳吁非女子之賢無以稱儀衛之盛非教化
之深無以致女子之賢詩人於觀感之餘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盈之本謂鳩盈朱子即解云謂衆媵姪娣之多此亦見與有取義意其實
詩人只言百兩並無媵姪字樣非如碩人篇明說出媵姜庶士韓奕篇明
說出諸娣和也還不必用入詩時說過為尊註
耳成之還主送迎說聚岡欲重送一處亦未妥
采繁全意歷去不必分總是美夫人奉祭之時初二章敬預於
未祭之先謹三句敬著于方祭之時初二句敬著於已祭之餘

于以采繁首章○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
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意曰國君奉神靈之統而使夫人相之者所以備內官
而廣孝思也我夫人之奉祭何如彼繁生於沼沚者也于以采繁則于沼于

止焉是果何用哉蓋以祀事之修公侯主之而夫人則司內官之職者是采也
也行且備七蕝以贊我公侯之事耳誠念於公侯之事敢以易心視繁哉
于以采繁二節○繁亦生於澗中者也于以采繁則于澗之中焉是果何所
用哉蓋以都宮之祭公侯主之而夫人則司東房之職者是采也行且備內
羞以陳於公侯之宮耳誠念及於公侯之宮敢以易心視繁哉斯時也公所
雖未入而敬已預於備物矣

采繁大抵夫人只是主其事如批定親牲沼泚
山澗之中恐未必然事與宮雖不同亦互文耳

被之僮僮章○既而祭也但見夫人在首之被僮、乎其竦敬而夙夜在公
以主夫薦繁之事是蓋以心之敬形而為被之敬在心者屬、乎其恭故在
被者僮、乎其竦耳是公侯之有事於宮也夫人不有攝其儀乎及夫祭畢
但見夫人在首之被祀祀乎其徐緩而薄言旋歸不欲遽去是蓋以心之誠

發而為彼之誠在心者猶有餘敬故在被者猶有餘容耳是公侯之終事於
宮
不己成其禮乎祭歷始終而敬無少忽此夫人之所以為賢而文王風

化所從來遠矣

各二句一氣說下時說多着一過云僮、若此果何在平初、若此果安
在乎大竟不貫在公固是荐繁旋歸則已臨去時了時說多以荐繁徹繁
作眼目亦未受夙夜是一特事非自日而夜祭祀皆黎明行事乃極味未
分之際是也○章小東曰禮比天地之所生養苟可荐者莫不成在示盡
物也外盡物內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故采蕝采蘋之詩美僮
僮之夫人有齊之季女而不及諸侯大夫者貴其難也木沼止之繁與夫
澗潦之蘋藻而不及犧

牲粢盛者貴其誠也

草蟲全意此詩三平看不必如謝疊山一節深一節說各章上二句是感
時物之變下是切思念之情通重感物而思上此詩作於思念
之日非既歸之時也詩柄諸侯大夫乃
諸侯之大夫之妻非諸侯與大夫並言

嘒嘒草蟲章○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君子如此意曰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怕感物以興思而我君

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嘒嘒然而鳴昔所未聞而今聞之矣
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趯趯然而躍昔所未見而今見之矣凡此皆時之
變為之也我也感時物之頓異思君子之未歸而此心之憂忡忡其靡寧焉
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忡忡之心可少下耳否則忡忡之憂猶故也
其能以自慰耶

此章并下二章時物之變俱是一時所感之事時物變則行役之久可知
故思之切而隨時皆足以感之不可用時物變意作過文思君子通音
未見既見言之非專指未見也亦既見三句非真既見既覯不過預說之
詞見觀畧有分別見是睹其儀容覯是見而有接遇密邇之意忡忡字與
則降字相應忡忡便不能下降
則忡忡者下矣下猶云放下心中

陟彼南山章○然時物之變不但於草蟲阜螽為然也予也陟彼南山以望
吾君子之所在則薇生可食而言采其薇焉是時物之變且於薇而有徵矣
夫何君子行役於今猶未之見則感時序之屢更思會晤之無日
能已耶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後憫憫者庶為之悅耳不然此
憫之憂終何以自遣也

陟彼南山采薇章○又不特一薇為然也時乎陟彼南山以望吾君子之所
在則薇生可食而言采其薇焉夫茲薇也昔所未覯而今且可采矣何君子
于役於今尚未之見則感植物之頓異思會晤之無期此心之傷悲又安能
已耶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後傷悲者庶為之夷平耳不然此傷悲之
情終何以自解也噫大夫妻之思君子如此可謂貞靜專一之至矣非被化
之深其能然哉

登山是托以望君子非托言也此句輕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薇薇之變上
○嶧山曰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惟
有貞靜專一之意
故與卷耳詩一也

采蘋全意通詩精脉在有齊季女一句前面采而盛盛而相相而莫歷在
說完然後總而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齊敬之少女耳還在

是時說只欲平說去欠分曉

于以采蘋下分而以凡之二句作總承為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意曰凡祭之道豈徒以備物哉蓋亦有內心之敬焉是故大夫有宗室之祭主婦躬薦且之職而蘋藻所當預也我主婦于以采蘋則于南澗之濱焉于以采藻則于行潦之水焉蓋臭味雖未成而誠敬已寓於備物之中矣于以盛之節○夫蘋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惟方器之筐與圓器之筥焉蓋蘋藻異品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無或混也既盛之矣由是而湘之則惟有足之錡與無足之釜焉蓋蘋藻異味湘之各一其具者正使之無或糝也雖宗室未將幄下未奠而誠敬已寓於盛之湘之際矣

既盛而湘是備序也盛必以筐筥湘必以錡釜是有常也嚴敬整飭即於其中見之不必分作三項說

于以奠之章○既已湘矣由是而奠之在於宗室幄下焉凡始而采之既而治之者今已列為神明登豆之羞矣凡若此者果誰其主此哉惟有祭之季女也少艾之年固非得於周歷諳練之久而敬共之誠已溢于品物將享之餘信乎蘋藻非馨明德惟馨宗室非親克敬惟親而筐筥錡釜之薦皆精神矣以相夫子以惠宗公季女賢乎哉而聖化不可誣矣

舊說誤認奠為荐遂以註主婦主荐且句死粘上二句鮮殊不知此句祭義舊文朱子特引以證尸字之義上有尸主也句謂之曰主則凡采之必親理之必當奠之必預皆主者事其曰主荐云者據其成禮時言耳况奠不過陳設於此便令以奠為荐所謂能敬云者亦單就荐時見之耶時說云末二句勿音通草此則口耳相錄之誤未着實考叢耳且謂少字不重亦失之固○宗室幄下按儀禮別于為祖繼別為宗正曰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此是諸侯弟二子以下不得繼稱先君別為正適故云別子別子之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之始于繼此別子者謂之宗宗室乃繼別者大宗之廟也幄下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室之前面東幄西戶從東向西入故西南隅幄下最深之處而神主在焉所謂幄下幄乃穿壁以取明之義

其業全意此詩三章一意而詞有淺深各上二句是愛其樹下是思其德重在思德上惟思其德所以愛其樹非觀物思人也其後乃召

言伯去後非

沒後也

蔽芾甘棠首章○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全甘棠之下而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之也意曰至德每係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於去後之思惟彼甘棠枝葉暢茂條幹蕃盛何蔽芾如之於此而剪伐焉夫誰禁者吾人乃不忍剪之以傷其生不忍伐之以戕其性所以愛之若此者豈以召伯向當布政之時嘗舍此甘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思召伯而不見見召伯之所羨者猶召伯也思在召伯而愛在甘棠耶剪伐豈吾心哉蔽芾甘棠二章○蔽芾甘棠非特剪伐已也雖一敗折之亦有所不忍焉所以然者以召伯布政之時嘗憇息於此今其人不可見矣而棠猶存猶若召伯依然與甘棠相周旋也猶若吾民依然與召伯相周旋也時時而仁人在望則愛甘棠即所以愛召伯也寧忍敗之耶

蔽芾甘棠末章○蔽芾甘棠非特勿剪敗已也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焉所以然者蓋以召伯布政之時嘗說舍於此今其人不可留矣而棠猶在宛乎棠之猶蔽我召伯也宛乎伯之猶庇我人民也時時而仁人在想則存甘棠即所以存召伯也寧忍拜之耶夫以甘棠之寓不過會逢之適而南人之情乃極深長之思使非召伯之德遺澤之深何以得此於民哉而文王尤可知矣

三章深淺自明白註愈久而愈深要亦意圓而語滯蓋此只是一時之言恐非以久而深也或作愛之漸深說恐漸之一字亦說不得愚謂只是愛之極其至蓋此詩南人一特之言一節推密一節約而言之極其至故雖小不可剪伐非特不可剪伐雖敗之拜之亦不可摠是愛之極其至故雖小傷亦所不忍耳各勿字就不忍說若作相戒則猶有愛有不愛者矣○徐敏彥曰南人之愛豈盡其崇口碑在道口碑亦其崇也鳥爨在廟鳥爨亦其崇也後世有望碑墮淚植竹立祠者其甘棠遺意乎彼車轍所至而鷄犬不寧民有割去而不致見者視此何如耶

行露全意通詩是以禮自守首言豈不夙夜者自守也末言雖誣我欲訟而夾不汝從者亦自守也通詩想亦託言以見志而預絕強暴
侵陵之端耳未必是
在獄時致訴如此

厭浥行露章○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格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意謂婚姻乃人道之始禮義實天下之防簡始而踰防吾不敢也彼早夜之間露之在於道者厭浥而方盛其濡濡之勢可畏也我當此時豈不欲行彼周道也乎特為道間之多露畏其濡濡而不敢焉耳使冒焉而前則天下之大可畏者至也當為吾身何是以寧過於思患而預防而不敢以一時之苟貽濡濡之悔此則吾之不敢夙夜忘耳

不直言強暴託言畏露絕人之意其嚴而詞則婉矣作文只以行露請畏強暴意未補之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晦明未辨零露正此時也法恐亦當連

誰謂雀無角章○夫我之自守如此宜乎居貞而得吉矣乃或有誣我以必從者亦豈能免我之志哉彼誰謂雀無角也而何以穿我屋乎疑穿屋之故而論雀之有角或者所不免矣今之人亦誰謂女無求為室家之禮也而何以速我獄乎苟執速獄之迹而論女之有家則女之奸逞而我心其不白矣殊不知女雖致我於獄但媒妁之言未通六禮之儀未備而所以求為室家之禮者實有不足猶之乎無角之雀也可以誣人乎哉噉此心可以自信安知人終不吾諒也則困辱其非愛矣

雀有家而无角鼠有齒而无牙誰不知之詩人云自有意味勿將兩誰謂講得死煞註中語氣似未十分負活不必深泥室家之禮如昏義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註云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祥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計請期請昏見誰謂鼠無牙章○果誰謂鼠無牙也而何以穿我墉乎執穿墉之故而信鼠之有牙或者所不免矣今之人亦誰謂女無求為室家之禮也而何以速我

訟乎苟執速訟之迹而論女之有家則女之計售而我心終不白矣殊不知女雖能致我於訟而室家之禮實有所不足則身雖可訟而志不可屈我其肯輕於女從乎哉斷斷此心可以自裁爾強暴當無如吾何也即刑戮其靡辱矣夫貞女以禮自守而始終不渝如此德化之深亦足以驗矣

上曰室家不足所以明其心迹之无累而不從之意已隱然矣此曰亦不女從所以明其所守之不易也本室家不足來愆是以礼自守之意或以上為責之以礼此為斷之以義以太分折

羔羊全意三章一意各章上二句是燕服无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裕容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移容而備无過飾无過動故特率而言之耳

羔羊之皮章○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之意曰常情於衣服容貌之間多有不得其正者我大夫豈其然哉彼其裁之法服者毋論已即燕居之裘而有羔羊之皮也但見飾之以素絲惟尚乎白貴之意之以五紵不事乎華采之靡而冲淡之風可挹矣何節儉如之形之公朝者毋論已即退食之際而從公門以出也但見進退可觀從容於履道之坦容止可度優游於自得之天而俯仰之間無愧何正直如之

羔羊之革章○彼羔羊之革大夫固用之以為裘矣而飾是裘也則惟素絲五絨焉且容貌之間從容自得而形於自公退食之餘者藹然其可想也此其服之有章與儀之有度者而並美矣其節儉正直何如耶

羔羊之縫章○彼羔羊之縫大夫固合之以為裘矣而飾是裘也則惟素絲五總焉且容貌之間從容自得而形於退食自公之餘者怡然其可象也此其服有常制與儀有常度者而盡善矣其節儉正直何如耶夫私服之制如此則公服可知矣退食之容如此則在公可知矣於此固可以見在位之皆賢而非文王之化亦何以致是哉

衣服有常就足他節儉處但只是平日節儉之一端也。比類而觀之宮室必卑飲食必約器用必簡凡耗財傷民之事必一一節省容貌自得非是他正直處乃是平日正直之著見也。大凡平日存心制行偏諛不曲不直便回互隱伏矯強儀容安得有從容自得之意。惟大夫之存心制行無一念而不正直亦无一事而不正直。此個心事此個云為可存天知可對人言則見之容貌之間自然從容順適再无拘迫不自在之意。故詩人指委宛見其正直可謂善。現有道氣象矣。統以絲絺裘之名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絺施于縫中。聯屬兩皮因以為絺絨總只是一意。疏義云縫中突兀謂之絺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亦要知得。

殷其雷全章

三章一意只重思念之情上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亦咏嘆不已之意耳非如謝疊山節深一節之說

此詩意曰離室家而奉奔走者大夫勤王之義也。悵別苦而冀聚歡者我婦人懷人之情也。彼殷然之雷聲本無定在者也。今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我斯人也。我不欲其違於斯而今乃違於斯而莫敢或違乎。君國事重家室念輕恐別離於閨闈長奔走於他鄉。夫斯固甘之而我實不能。其者振振哉我信此君子也。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哉。無使我遊別離之久。重孤寂之思而泐石之心。徒感雷聲而咨嘆已也。

細玩此婦語氣只重思念上六句宜一气說下振只帶在君子上輕點過美德意輕時講時文却重振發揮而下莫別與婦處却又忽畧了殊為失旨且振亦足泛言平日為人如此時說又或謂振信厚不忍負契關之約皆老之信更盡

殷其雷二章○殷其雷則在南山之側矣。何君子者乃去此而莫敢違息乎。效劬勞於萬里。忍閨闈於室內。夫斯固忘之而我實不能忘者。振振君子尚其歸哉。歸哉。早一日之歸則予早一日之會晤。此相違之戚將有因之。頓釋者爾。君子其有慰予衷否耶。

殷其雷三章○殷其雷則在南山之下矣。何君子者乃去此而莫敢違處乎。效大義於絕域。廢私情於深閨。夫斯固安之而我實不能安者。振振君子尚其歸哉。歸哉。早一時之歸則吾早一時之邂逅。此相違之思有因之而傾寫

者爾君子其有以諒予情否耶吁此婦思念之情亦可謂專一之至矣而文王之化亦安可誣也

在側在下只是變文叶韻不可用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等語如此說則是雷聲又無定在了非旨

標梅全意

此詩總是感婚姻之過而願婚禮之成意女子之咸皆一時事但懼之深故不覺其詞之轉深耳要知女子之懼只起于有強暴之辱不重嫁不及時意玩其詞諒其志凜然不犯之操溢於言表所謂知禮而畏義者也先儒却謂懼嫁不及時為發乎情且引唐人兄嫂不以嫁之詩為証竊為

標梅之女寃之

標有梅首章○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作此詩意曰天下之不可苟者男女之倫而其不可過者昏姻之時也予今能無懼乎哉向也梅之方實桃夭之候大昏之期也自今觀之梅則標矣吾想其實之存者止於七矣嗟哉標梅曾實之未幾而眉為存乎其七也斯何時也而吾之于歸尚未有定氏焉可懼也求我庶士凡約來請則之禮尚其及此吉日而即舉乎庶此禮舉而此身有所主吾其可以無恐矣不然豈無見於標梅之七而尚可以少緩耶

標有梅二章○梅則標矣吾想其實之存者止於三矣嗟哉標梅曾七之未幾而眉為乎存其三也斯時也求我之庶士尚可吉日之是需哉凡納采請期之禮及今而即行可也否則吉日未可必而猶豫之間且恐貽我無及之悔矣爾庶士豈無覩於標梅之惟三耶

標有梅三章○梅則標矣吾想夫人之取之者亦已傾筐矣嗟哉標梅曾三之未幾而眉為傾筐也斯又何時也求我之庶士可拘儀物之必備哉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其約於今可也否則急遽之間儀物未可以卒辦而約不先定將無以杜侵陵之階矣爾庶士豈無覩於傾筐之堅耶夫慮之益深言之益切其貞信自守如此文王德化之盛從可知矣

其夫七方三乃是十分中存其七存其三也七与三併墜之亦只是甚言以形容時过太晚耳非真如此也求我乃行六礼以求者也庶士乃未定其人之詞迨字有皇、惟恐其晚之意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礼非遽成婚姻之礼也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不必待吉迨吉迨今固是欲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葉臺山曰按易曰婦妹愆期遲歸有時則又若異於慄梅之言者去南国之人樂紂之惡舊且深沐文之化新且淺故云去易言其象女子慮其終說經者論其世可也

小星全意

此詩二章皆因所見以與進御之勤而一安於所賦之分也

要說婦美夫人意出此皆是慶幸之詞非怨其賦命之薄也
譬彼小星首章○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也意曰情義每隔於上下之分而嫌隙易生於衽席之間若夫人之所以待我者豈其然乎彼嚙然之小星當夫初昏將旦則三五其在東矣我衆妾也蒙夫人之惠供進御之役則肅肅然見星夜行或風焉在公或夜焉在公往來之不遑固不若當夕者之為安矣豈夫人為是以勞我哉由天之錫命貴賤不兩立與其貴者而為夫人與其賤者而為吾儕惟是勞與逸不相及

下則今日得趨瞻於永者其微惠於我夫人渥矣不然使其嚴嫡妾之分即欲執在公之役寧可冀耶

二五稀微之狀三五在東自是初昏與將旦時景象如此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耳肅肅即內則所謂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髮笄總角拂髦衿纓蒸發也肅肅宵征二句直看宵征蕪風夜言見星而往即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即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

譬彼小星二章○彼嚙然之小星則維參與昴矣我衆妾蒙夫人之惠而得以供進御之職則肅肅然見星夜行抱其衾也與其稠也夙夜之勤勞誠不若同夢者之為逸矣然豈夫人為是以勞我哉由天之賦命貴賤不同體夫入得其為貴者而吾儕乃得其為賤者惟是安與勞不相及耳則予今日得奔走於清禁者其厚藉於我夫人匪鮮矣不然使其肅嫡庶之分即欲執衾稠之後又可冀耶吁夫人溥逮下之恩而衆妾致歸美之詞如此后妃樛木之化亦足徵矣

上曰三五在東此又舉西方之二宿為言特變文以叶韻耳疏義謂始但見星之三五耳詳加察焉則知其為參昴誤妄不可從按禮進御之法早者為先尊者為後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娣姪此六人者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九五日而徧則當夕不獨夫人媵妾皆有所謂不敢當夕者是眾妾敬畏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敢當之意也○程子曰賤妾淅御於君足其惰恣可行而分限得諭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稠而無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江有汜全意

此詩亦重在美其正嫡三章有次第不我以等句俱輕宜重
歌者樂於迎歸之餘也
媵叙此俱見慶幸之意

江有汜章○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作此以美之意曰人欲有暫蔽之日而天理無終息之機吾于今有感矣彼江水若是其大也則有決而復入之汜矣我之子向者于歸乃不挾我以偕行百兩彭彭之後誠有悠悠我思者將唯恐其不得以周旋於夫人之側也庸知始雖不我以要亦一時之見耳

至於今則此心一開天理復萌悟往迎之是而悔不以之非焉予何幸耶

此章與意有作水決而復入與人迷而終悟直與到底者未受只是以
之有汜與嫡之不能有妾然語氣要溫厚和平勿涉怨尤之意便是且
媵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
欲說到末句好處耳悔字並下處敬俱指嫡言

江有渚章○彼江水若是其大也則猶有小洲之渚矣我之子向者于歸則不我與矣八鸞鏘鏘之後誠有憂心悄悄者將唯恐其不得以待命於夫人之前也庸知始雖不我與要亦一時之蔽耳至於今則迎我以歸此心無歎始有得其所處而安矣予何幸耶

處者悔已所為不是心有不安至
迎以歸則自反无愧於心始安也

江有沔章○彼夫江水之大則有別出之沔矣此之子向者于歸則不過我而與俱矣夫以媵從嫡禮也而或且棄我焉或且與我焉則又唯夫人能之耳望江流以寄慨敢意有今日之迎耶孰知悔心一萌而嘯嘆之聲隨作至

於今迎我以歸始得其所處而且味且歌矣予之慶幸當何如哉夫嫡之知過而能改媵之待年而不怨皆可謂貧矣非被化之深其能然哉

嘯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處後事然不可分承平看歸重在歌上須一串說下○葉桂山曰悔之一字學者最不可無蓋悔者人欲之終天理之始其在天地乃剝復之交將太之漸也故悔也者自凶而向吉秦穆以悔過而紀於書漢武所以不卒於亂者亦輪臺一詔之力也然非本心之明不去悔其前日之非非克己之勇則亦徒悔而已用是而知江沅之嫡信非被化之深不能也

野有死麕章○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解汚者故詩

人美之意曰縱欲而蕩閑者辱士之汚行也居貞而守正者淑女之芳規也

予茲不能無感矣彼野有死麕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包之是一物之微而

取之者必有其具也况此閨門之女際仲春之候而動婚姻之懷則求之以

六禮固其所宜也而彼吉士者乃不守禮義之防而恣其欲以誘之亦獨何

此反與也當春而有懷也昏姻之禮也此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不必曲為回互吉士云者詩人語意忠厚自是如此或云美其詞以愧之或謂汝本善良何乃如此供失之鑿肆其強暴而不先之以禮便是誘

林有樸檝章○瞻彼中林有樸檝焉其野之中則有死鹿人之欲取是鹿者

尚且以白茅聚而束之矣是至微之物而取之猶必以其道也况此懷春之

女其貞潔自守之操瑩然如玉殆有可愛而不可浼者爾吉士固宜求之以

禮可也乃從而誘之其如皜皜之貞何哉

上三句與下一句林有二句宜連說野即中林之野也如云林則有樸檝矣便是以首句與二句絕束統聚而包束之如玉舊皆以色言似竟淺淡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意也荆川作誘之由說似不妥

舒而脫脫兮章○然吉士之求雖妄而貞女之守則嚴覲其拒之之詞若謂

達禮者必能以禮自處亦必能以禮處人爾當度可否於進退之間姑徐徐

而來。毋得犯禮以相求也。彼吾身有悅也。吾之所自持者已確乎其不可拔。此身決非爾之所得而近矣。爾其無感我之悅可也。吾家有犬也。吾之所以自防者已斷乎其不可干。吾家決非爾之所得而至矣。爾其無驚我之犬可也。夫不惟悅不可動。而家不可至。此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固有溢於言詞之表者。吉士獨何心而尚欲以非禮誘耶。吁。有女如此。而文王之化安可誣也。
此章當作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反唇。方見得凜然不可犯。意。徐而後來。有當度此義。而和氣欲之意。非教他緩來也。未二句承此句講。下毋字。非禁此之謂。

何彼穠美全意 通詩重美。王姬意。首美其有和敬之德。二美其男女之稱。三美其婚姻之合。蓋惟有是和敬之德。故无性而不見其可美耳。

何彼穠美章。王姬下嫁於諸侯。見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故作此以歸道。係於女德。而女德之風。閉類自家教中得之。今觀王姬之車。有可美者焉。彼何不戒我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今日之于歸者。其亦宜蕭蕭而敬。雖上而和。克盡婦道。而有以宜其室家乎。乃王姬之車也。彼其窈窕思齊之風。薰沐於家庭者。有素蓋不必稽之。曰嬪之後。而即此迎輪之初。蕭蕭之懿範可卜矣。

此設問。而倒解之。休。蕭蕭即能敬且和。以執婦道。還作于歸後看。即如桃天之例。王姬二字。要味惟其為王姬之車。故預知其能敬且和也。舊說親迎之車。在前。夫人之車。在後。不挾貴以先其夫。即是和敬。即是執婦道。無甚意味。又一說。以車之嚴整。安重為蕭蕭。更為膚淺。

何彼穠美桃李章。且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則華如桃與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為之孫。派上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祚膺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哉。

桃李二物相稱。與男女二人相稱。華如如字。不必泥平王齊侯不可考。只以族類之貴。上講上娶者。不為屈族類。便見相稱。或欲兼

詩經卷之八 國風 卷之八 國風 卷之八 國風

其鈞維何節○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其鈞維何則維絲合之為綸矣今
觀以齊侯之子連婚帝室以平王之孫釐降侯邦男得女以為室女得男以
為家其婚姻之合不亦猶絲綸之比類哉此王姬之下嫁又何往而不見其
可美耶要之男女不自稱也而所以胥稱者肅雝也婚姻不自合也而所以
胥合者肅雝也王姬之賢如此而文王后妃之化不亦遠哉

以絲與緡合而為綸與男與女合而為婚齊侯之子二句每止不同當就
合而為婚配耦兩句上發意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本肅雝來但此意亦
是就詩看出詩人口氣中只宜渾渾開說不必牽纏承接首尾就字者補
之不妨○徐敞弦曰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
先男而後
女從夫也

騶虞全意 二章一意總是即諸侯及
物之仁而嘆其自然也

彼茁者葭○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而其仁民之餘恩又猶以及於
林總之黎庶靡所不通細而纖悉之動植靡所不徹吾於賢侯微焉彼茁然
而盛者其葭乎舉一葭而博觀郊圻種種皆生色矣一發而五者其紀乎舉
一紀而環視原藪偶偶皆生意矣凡此皆我侯之慈祥惻怛根諸性情故其
保護愛養之澤自爾旁達於庶類耳吁嗟我侯其即騶虞乎蓋騶虞之仁性
之也非勉之也今我侯仁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虞其心一而已矣
葭紀舉一以該其餘仁恩及物當以平日愛養樽節言程文作以和召和
是就效驗上說了未安仁恩及物便有自然意末句不過即騶虞以嘆之
時又多於過處云我侯仁恩及物如此夫豈待於勉
強哉此便是推原矣亦未妥騶虞只是仁物無端意

國風 卷之八

十九

邶一之三

柏舟全意

通詩以不得於夫為主凡見怒于兄弟見温于群小皆不得於夫所致而自反無闕雖欲去而不能其辭意忠厚則但此莊姜

之所以為貧也

汎彼柏舟章○此婦人不得於夫作也曰夫婦之際甚無樂乎其相睽也今我不幸而見棄於夫寧不重可哀乎彼以柏為舟堅緻牢實可用以乘載者也今乃汎彼柏舟於水中不以乘載惟汎然中流而已我之不得於夫而筑然中閨視此何殊耶是以此心之憂耿耿然而不寐有如隱痛之在身焉寧我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哉夫婦一絕則終身之仰望已孤自非一時之酒所能解耳

柏舟堅緻牢實亦喻已堅持貞固意但此意在我心匪石章方見出此處且宜輕說耿上謂人有所憂耿上然惟憂之一路分明故當寐而不能寐

論心術

中隱憂只說終身失所仰望意且漫說為綱常國家憂上隱痛也疾痛在身是頃刻不忘者故云如有隱憂

我心匪鑿章○橫被廢棄如此此惟心鑒之明者庶能知其故也我心匪鑿而不可以度物何人有迫切則告於至親此常情也予獨無兄弟乎亦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曾以吾見棄之情往而愬之或者為寬解以慰我無聊之情也則反遭彼之怒攢斥之人無所比數而手足之親不復省錄吾其如耿耿何哉

不可為謂不能度其不得於夫之非度其處之方不可據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為依歸之謂往愬兄弟亦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其親庶乎抑辭之情猶有可守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此見不能為情之甚慮舊說故兄弟為度其故未必是

我心匪石章○我試自思之無乃我實有闕致然乎則石雖專一亦可轉也而我心之專一匪石也胡可轉也席雖平直尚可卷也而我心之平直匪席也胡可卷也我之感儀棟棟然富而閑習與專一平直之心相表裏者即於

心今內外似皆無玷而何房闕之為所階乎此其故實難言矣

不可轉自心之闕言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自心之平直言有端正無反側意富是全備無欠缺意閑習是全備之內又從容閑習于矩度之中也自心說到儀容總見其無可棄之故非自誇也

憂心悄上章○夫自反無闕動輒得咎憂心已悄悄矣所可恨者群小遂有所觀望而厚薄其情又且見怒于群小焉文致吾過媒孽吾短觀閔不既多乎陵我以傲言接我以傲色受侮亦不少也靜言思之我以正嫡之身一失愛於夫遂至於小加大賤妨貴是以此心之憂無以自舒寤寐之間標然拊心徒自傷悼而已抑將誰之告耶

憂心悄上本不得于夫來溫于群小由不得于夫也觀閔二句正溫于群小處靜思二句亦俱要重不得于夫形容

日居月諸章○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此常道也今日居月諸胡為更

迭而虧乎亦由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嫡妾胡為更迭而尊卑乎夫嫡妾易
位人倫之大變是以心之憂矣至於煩冤聒耗如衣不漑之衣而不能自潔
焉靜言思之凡人之相從有可去之義者皆能為決去之舉吾為婦人從一
而終情雖既絕義無可去不能奮翼以高飛也亦惟守吾之正而已雖親閱
之既多受侮之不少亦奚恤哉夫不得於夫大變也婦人於此惟知有反躬
自咎之道而無怨對過甚之詞不賢而能之乎聖人係之變風之首蓋有取
而然矣

更迭而虧猶言翻轉虧非日月交互虧也蓋月固宜盈矣而日亦虧把常
道反轉了是謂更迭而虧也重日一處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真
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末二句要形容得夫婦死可去
之義非真以不能去為恨也一說心之憂矣一氣貫落靜言思之只帶過
不能奮飛緊帶上如匪漑衣說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不必說到
義不可去意亦不妨○按晦庵子曰此詩詞氣忠孝惻怛怨而不過如此
臣之不得于君子之不得于父弟之不得于兄弟之不得于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
也又失之遠矣

綠衣全意上二章兩喻嫡妾易位而心切于憂下二章兩喻嫡妾
易位而求善處之道大意只重夫婦之變不重嫡妾上

綠兮衣兮節○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貧而失位故作此詩意謂不可解
者夫婦之倫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何予所遭之不幸也彼綠之與黃正間則
有辨矣今綠兮衣兮綠衣而黃裏則顯者非所當顯也幽者非所當幽也不
猶之乎妾當幽而反顯嫡當顯而反幽乎顯微失序而名分以乖我心之憂
局能以自已哉

此喻幽顯失序而不已於憂也憂字時說多以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
之原將必在此莊姜之憂豈為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
憂而憂不止也此本謝登山張南軒之說看來只從
嫡妾易位各分倒置上渾之說似不必推到流禍處

綠兮衣兮二節○綠之與黃貴賤則有辨矣今綠兮衣兮綠衣而黃裳則上
者非所當上也下者非所當下也不猶之乎妾當卑而反尊嫡當尊而反卑

乎尊卑易位而名分以亂我心之憂曷能以自忘哉

此喻尊卑失所而不已于憂也集註失所益甚蒙上章來耳无淺深意上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

綠兮絲兮節○夫閨門之變吾不能却其來也而善處變之道則存乎我耳彼綠方為絲其色可愛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然則妾以少艾之年而蒙寵渥之愛其所以尊顯者亦猶是耳我將如之何哉亦曰古人之事今人之師也於是仰思古人于千載之上有常遭此閨門之變而善處之者我則循其已行之迹而勉勵焉俾吾之所以立心而持身者皆立於無過之地而不敢自處於薄斯已矣綠絲之治何暇計哉

首二句喻妾之所以尊顯雖直看實兩意並重俾无詭只說善處夫婦之變不必兼嫡妾言

絺兮綌兮節○彼絺綌之衣當暑之服也以當暑之服遇寒風之凄此絺綌之所以無取也然則我以顏色之衰遭過時之棄亦猶是耳我將如之何哉亦曰古人之心今人之心也於是仰思古人于千載之上有嘗處此閨門之變而能自善以終其身者但見我之所欲行者如是古人之所先行者已如是實有以契吾同然之心也吾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絺綌之風亦且奈之何哉夫憂思之深雖發于情之不可遏而法古之念卒安于義之所當盡若莊姜者真可謂賢矣

首二句喻已之所以幽微絺綌淒風只見棄為過時之意不必以少艾形之說善處即如躬自享而薄責于人之意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言我心欲知此求諸古人已往之迹果然如此便當如此一味自盡更不管也妻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意不言自勵蒙上章也許南台謂此二章總求善處最是時說以上為求善處之道此為得善處之道及无味○胡安國曰春秋之義端本澄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諛而不見后有諛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嗚呼執制无章礼序凋缺嬖寵易愛顛倒衣裳求諸先王以礼進御之時日益遠矣吁可慨哉

燕七于飛首節○此陳女戴嬭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你是詩也意謂人情

莫樂於相聚莫悲於相離况我於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七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矣斯時也存亡在念而感慨彌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瞻望弗及而泣涕如雨大有不能為情矣

燕人于飛二節○燕之于飛其羽則頡頏而上下矣此之子罹大變而于歸也我寧不從之于野乎於時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而感傷之情誠不能以自遏者矣

燕七于飛三節○燕人于飛其鳴則下上其音矣此之子遭大故而于歸也我寧不送之于南乎斯時也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哀痛迫切蓋有不能自禁者矣

二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真意到四句止差池者一也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則上下也下上對音言則悲則悲也

辭也佇立甚于如兩勞心甚于佇立然只一時事各末一句皆本瞻望靡及說此二句有無限悽慘意思子弑國亡之戚隱然寓于不言之中非但叙其別離之恨而已然此意只要曉得請中若露出以非詩人含蓄之

仲氏任只節○且以仲氏之賢言之我當綠衣之妾嘗見愠于群小矣彼獨以恩相信不恃寵而見陵焉其心則塞實焉而不虛妄淵深焉而不淺露操心一何善也終溫焉而不剛愎且惠焉而不乖戾性情一何善也又且善自謹持其身而素履之無咎持身又何善也而其平日告語之間又嘗以先君之思而勗寡人焉蓋恐我懷綠衣之怨而或以厚薄二心或以存亡易慮故其所以諄諄訓告者尤為獨切也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之薰其德者何如我之沐其情者何如今皆邈乎其不可復即矣涕泣之心憂思之勞將何時而可以自釋耶

舊說多過文云夫我于戴燕之去而不勝其瞻望涕泣之勞者豈出于私情哉亦以仲氏之賢耳信此則此章是推上文傷悲之故耳大非蓋止三

章句是因其人歸不復見故其情獨切此章又備道其資以深致其思之
之情也只宜通說亦不必于四句分以備于已勉于人作眼目其心三句
還如本說作三句者舊以塞淵對終温二句分心身言欠明白又或以其
心二句以立心制行對把淑慎句總承謂淑慎其身總不出立心制行之
外細玩以立字轉括心與行言亦未妥先君之勗兼存沒言非沒後之勗
亦非臨別之勗也○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弑州吁于
陳未踰年而殺州吁者卒出于陳人豈州
吁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
日月全意四章一意末二句胡能寧不語氣俱有憂傷感
慨仰望收恤之情故曰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日居月諸首節○此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而作也意謂夫婦之相與甚無樂
乎相睽也而况情且日踈焉至於今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彼日之與月貞
明不眩照臨下土久矣則雖閨門之隱亦監觀之所及者也夫婦為人倫之
本古人處此良有道矣今何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乎是其心志
回惑亦何能有定哉彼固有蒙其愛者矣何如獨於我而不顧耶

古處如克諾二女刑于寡妻小雅所謂妻于好合如鼓瑟琴是也不古處
者即其合由舟之堅葉黃裳之正也亦不古處也
細之結所謂我思古人于此嘆莊公不以古道相處自處以古人為法
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
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日居月諸二節○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义矣則於人道之垂順亦明畏之所
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曾不惟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
彼固有被其寵者矣何如獨於我而不見答耶

冒輝光之被覆
也報反愛也

日居月諸三節○日居月諸其望皆出自東方固無微不燭矣何乃有如是
之人於閨門之中夫婦不睦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
哉彼固有寘于懷而不忘者矣何獨棄予如遺而使我為可忘耶

出自東方亦猶照臨是冒或以此為有本下為有常則與辨矣德音時說
俱誤認註美其詞句另作譽語不是蓋此二字只活套字无良方切指之
謂善名不彰于人而德音無
良也猶諺云名声不好是也

日居月諸四節○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夫父母於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乎夫以諧老之大婦而今固棄之是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彼固有報以義理而不相悖者矣何獨報我之不循義理耶夫以見棄之餘而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於此可見矣此莊姜之所以為賢與

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真婦人語也或云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變是欲父母養我之終身也父母豈有終身之理亦非真欲父母之終養也不可從報我不迷與不報同一氣說舊語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則是報我處又一讀了不是○嗚呼報無辨棄禮適情豈惟一衛莊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非我女元后終于冢嗣遺也五子作亂予

終風全意四章平看意有淺深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以一句為此而三句乃致其憂思之不忘三章言其狂惑暫開而復

蔽四章言狂惑愈深而小已皆以兩句為此而三句乃致其憂思之不忘三章言其狂惑暫開而復

終風且暴章○莊公之為人狂蕩暴惑故莊姜作此也意謂夫婦之間固宜和厚以相與吾何所遭之不幸耶彼天道不忒則有溫和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狂蕩暴疾則乖戾而不和甚矣然雖狂暴如此而亦有顧我則笑之時疑於可親也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實其為語也放浪不根耳已其為笑也敖慢不敬耳已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蓋無常之狂暴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親是以憂之而不敢言耳

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之狂惑觀不忍斥言可見終風且暴總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且暴喻暴疾也顧我則笑二句只是意之不誠有泥註作無常者非是蓋註中暴慢無常是朱子足其意而言也

終風且霾章○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也終日之風既迅疾不止而且雨土蒙霧則陰翳而蔽塞甚矣雖其狂惑如此然亦有惠然而肯來但以為往矣又有莫往之時以為來矣又有莫來之時是使我悠悠而思之蓋不

時之往惑其往也莫知其所以往其來也莫知其所以來是以思之而不能已耳
大風揚塵上從上而下是謂雨土蒙霧莫往莫來還其往來說舊說只是
不往來須垂莫來邊似不必蓋此句自活且玩此詩詞意莊公于此時未
盡絕
妾也

終風且曠章○不特此也陰氣聚散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日之風而且
曠焉吾意其曠之漸開也乃不旋日而又曠是其暫開之明不足以勝其復
蔽之昏吾寧以無憂乎是以當寢處之時心有所係寤而不能寐而思之之
深至於感傷閉鬱遂成軌疋之疾焉吾其能以為情哉

暫開在下旋日內看出後說不必粘上顧笑惠來寤言二句串說蓋言寤
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曠字內只用感傷閉鬱不必用風霧所襲句
曠曠其陰章○不特此也驟雨迅雷其止可待今則陰之蔽也曠曠然方暗
而不明雷之發也虺虺然將然而未震殊未有開霽之期矣夫其任惑愈深
而不已如此吾能以忘情乎是以當寢處之時寤不能寐而願言思之愈久
愈切無時而能已焉吾亦奈之何哉夫託物以興此而不忍直斥其夫感憤

以致思而每有望之之意蒞姜之厚何如哉

首二句遠瀆對看此比不日有曠為尤甚懷字有愈不忘之意我公之任
惑一日而未已則我之懷思亦一日而未已也○問日月終風二篇擄集
傳云當在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
莊公下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
燕則莊公處後送歸姜情不能堪耳以此觀
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

擊鼓全意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之首言啓
行之事次本啓行之故三陳怠慢之狀四述室家之情五極室
家之思皆所
以怨之也

擊鼓其鏜章○此衛人怨東門之役作也意曰吾儕之在平日耳不聞金鼓
之聲身不親戰鬪之事其室家胥慶期以享生全之樂者蓋有日矣何今日
乃有此南行之苦哉彼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鏜然之聲矣兵以禦敵
則坐作擊刺而有踴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顧彼衛國之人或役土功於

國或築城於漕非不勞且苦也然止於勞苦而已死亡非所患也惟我獨志
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不尤甚乎

首二句非進戰時事不過言從軍所為如此或申言謂擊此詩其聲鏗也
然使衆踴躍而用兵也亦可下二句非怨役使不均只自傷危亡意

從孫子仲章○然我之南行果何故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舉也而子
仲者實伐國之主師陳宋者則我衛之唇齒也故我從孫氏子仲結好于陳
僧睦于宋於以同為伐鄭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與歸存亡蓋未
知矣憂心不有冲乎

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伐鄭意陳侯有宛丘軍
之兵陳與衛相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之謀宋殤素怨
知衛亦以此求援于宋此意亦要知得不我以
不可誤用歲月之文意是役也五日而還也

處章○夫死亡之患日積于心而戰鬪之志不復逞矣雖曰兵以律
則凶居不可無常次處不可無常伍馬不可無常備也今且姑於是

而君而常居之位無顧焉姑於是而處而常處之位無顧焉姑於是
求之于林下而羈勒之不謹無顧焉翱翔道途惟意所適得幸一時之生足
矣豈復以戰鬪為念哉

此章自陳急緩之狀見其無闕志也三爰字與他處不同有脚且之意居
處二字畧有辨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居處喪馬是二項重

死生契闊章○夫吾人不免於死亡固可傷矣其如我室家何追思我始為
室家之時以死生雖隔遠而夫婦情親當死生以之既與子成此約誓之信
矣又以偕老雖難期而伉儷義重當百歲以之且執子之手而相期以偕老
焉此時情寧不欲長有聚首之歡哉詎意國有無名之師今日乃隔越此萬
里外而存亡不能保耶

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上就處變言期以不相忘棄下就處常言期以
無相背負契闊多從死生上講謂自生至死雖曰隔遠其實不是蓋是期
以死生相依雖隔遠之甚亦不相忘棄之意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
之意一說四句宜一串說下二句不過重致丁寧之意耳玩本文口氣并

下章及註皆分承言之還兩平為是

于嗟閔予章○夫昔者契濶之約如此今也有死亡之患吁嗟此契濶之約其不我活矣乎昔者偕老之信如此今也有死亡之患吁嗟此偕老之信其不我伸矣乎此吾人所為聞金鼓而心悲親踴躍而志折也靜言思之豈若役土者城漕者其一日之勞苦而猶可免此死亡之慘哉吁州吁不務令德而虐用其民使兵甫出而怨已叢此所以卒至于敗亡也

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必死亡○按左傳隱公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罷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敬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代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凱風全意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與子自責之義三四章根上無令人來蓋主于自責而有微詼

凱風自南首章○此衛孝子自責作也蓋謂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盡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以報吾母也豈其未知母氏之恩乎彼物之不易養者莫如棘而養之尤不易者則棘之心也今也薰然之凱風自南而來而吹彼棘心但見一披拂之餘各遂其天々少好之天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生眾子而育養之不知其用力凡幾也又何以異是哉吁嗟乎吾母也慈愛鞠育艰辛萬狀此雖母性之自然而所以貽累于吾母者則七子之故也其劬勞何如而何可不念也

首三句喻母育已之恩末一句申其劬勞之甚也正蒙以上三句比末句未是劬勞就幼時說母之養子于幼時最艰苦故以棘心為比母劬勞則起自責之端

凱風自南二章○彼凱風南來吹彼棘薪棘至於為薪則已成矣然但可為薪而非美材寧不負風之力乎我母氏育養七子明於鞠子之方而曲盡育

子之道蓋聖且善也奈何七子徒負壯大之軀曾無一人有可述之善則亦棘薪而已其負於母恩也不既多乎

此所謂歸美于親而歸過于已也聖善或泛說亦不妨無令人即下二章意但此且虛說○劉氏曰首章凱風棘心之言而下無應故屬此此章言風煥棘而以母與子相應故屬與

爰有寒泉章○彼寒泉之在浚若無預於人也而人之近乎浚者賴焉是寒

泉猶能有所資益於浚矣况于母之親天性也為人子者宜有所資益於母

矣今我七子反不能左右就養致其孝享之誠而使母氏勞苦而不堪焉則

寒泉之不如矣夫母之劬勞以養我謂何而今一無所賴耶有令人若始不

并下章俱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作此題最須得不露口氣

覲脫黃鳥章○彼覲脫之黃鳥若無預於人也而人之聞其音者脫焉是

矣今我七子反不能承顏順志敦其膝下之惟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焉則黃

鳥之不如矣夫母之劬勞以養我何如而今一無所慰耶有令人者殆亦不

至是矣夫歸德于親而任咎于已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若七子者可謂

孝矣母氏聞之寧無感悟乎

莫慰母心言不能悅母心而使母憂思也亦微指其不安室之事合上章與章只大槩說時說謂上章以無情與有情此以無知與有知似太生眼目大意上節只是以寒泉之益于浚與子之無益于母也是子之情非有

難于安實子道之虧重有以累乎母也下節是以黃鳥能悅乎人與子之不能悅乎母也是母之心非有難于悅實子職之未供有以戾乎母也各末句俱要見刻責意○按此詩稱母氏聖善與韓退之作姜里操中稱天

王聖明方巨罪當誅同蓋臣道也子道也陳止齋曰一門昆季皆舜耕歷山氣象蓋善母子之變者也

雄雉全意三章分上思君子之久役下與君子之善處皆是情之懇切處

雄雉于飛首章○此婦人思其君子之行役作也意謂我君子行役久矣我

蓋日懼其阻而日冀其來矣顧不可必者相隔之迹所可自盡者相期之心
我今何以為情哉彼雄雉于飛泄泄其羽一何飛之自得也而我所懷之人
竟以國爾忘家之故而自貽其阻隔之憂夙夜必偕者其同仇也而非其同
室也朝夕從事者其偕行也而非其偕老也効奔走于一方曾不得如雉之
舒緩矣安得亦既見止而使我懷頃釋乎

白詒伊阻重伊阻上若自詒字重
則與意反輕矣然公義意亦須累點

雄雉于飛二章○彼雄雉于飛，而上焉則上其音飛而下焉則下其音且
飛且鳴又何自適也今我君子從役于外而不得自適其饑渴疾病之困吾
不得知之也而憂慮為之多方其畢事旋歸之期吾亦不得而知之也而仰
望為之日切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得亦既見止而使我心且

此與首章俱是以雄雉之自得與君子之不得自如也或以飛鳴之
自得與也之若心未後發矣惜下作一句看不可以飛鳴之

後乃淹留歲月而無返還之期悠悠我思蓋有與日月而俱積者矣使其道
之通焉猶可以期其歸也今也異域間關道路遼絕又非旦夕所可至者曷
能遽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

上二句感其從役之久下嘆其旋役之難也一連說不可以時久地遠平
對何確齋謂首句畧斷下二句一氣說總是思其君子行役之久亦未妥
衍明謂日月皆有往來君子一
往而不復來故思之俱未足

百爾君子章○然地遠人遙今日之歸期雖難料而全身遠害來日之會晤
猶可期百爾君子豈其不知德行乎見人之有而生一忮心耻已之無而生
一求心皆非德行也君子而誠不忮則人亦奚為而忮乎公心所推自可以
交權于無競之天矣何弗臧也君子而誠不求則人亦奚為而求我乎恕心
所施自可以交伸于靡爭之地矣何弗臧也蓋操一忌刻貪取之念則忿戾

易起而隨其所履皆為危機持一忠厚廉潔之風則應感常平而隨其所處皆為順途如是則完身有策言歸有日而吾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觀雄雉而興嗟瞻日月而增慨我之思將何時已耶吁婦人之思亦切矣

百爾君子繫衆而言渾厚之詞也然重在夫上不知德行意其必知德行也不恃不求正是德行不專重在富貴上凡功賞名利皆是何用二字頃發明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朱豐城曰岐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恃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于患矣吁不恃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後之婦人能言之其可謂賢也已此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

匏葉全意首一意喻男女當度乎禮義下三章總是詳刺淫人之違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章○此刺淫奔之詩意謂男女有一定之偶而禮義實人道之關胡今人不顧此而冒為哉彼匏可用以渡水也今匏有苦葉則非可用之時矣而濟有深涉渡處又方深也涉水者於此當何如哉是必於水之深者度夫深之宜以衣而涉可也於水之淺者度夫淺之宜褰衣而涉可也是固不

可以安濟也夫渡水者必度其淺深而後可渡然則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可行者不猶是乎

首二句直看不過引起下二句比意當在深厲淺揭旁逐句貼意按傳水自帶至心曰厲以衣云者渡水不裸躄故着裏衣而渡也裏衣袴也褰衣而涉曰揭褰當作摠量度禮義即昏禮所謂六禮秩然處為禮確然處為義非有兩樣

有瀾濟盈章○夫禮義之當度如此而何淫奔之不然耶彼濟渡之處有瀾然其盈雖雉之聲有鴛然其鳴則軌之濡也雄之求也此常理也若濟之盈矣而其軌不濡雉之鳴矣而其牡是求則常理之違越甚矣然則淫亂之人犯禮義之正而失人道之常亦猶之夫不濡軌之濟求牡之雉也亦深可

上二句亦只引起下二句取喻意在只是即物理之兩失其常者以喻人道之失其常也蓋配耦相從此禮也常也非配耦而犯禮義以相從則失其常矣宜總貼時說不濡軌句是喻不度禮義求其牡句是喻非耦相從各分屬着其說似是實非蓋非耦相從便是非度禮義不度禮義便從非耦相從中來自是分折不待耳快與中庸不同彼以在地者言故曰轍迹其謂轍頭也

雖章○獨不觀古人之婚姻乎夫婚姻之禮亦大矣古人有行之而不失於苟者則計之慎也行之而不失於暴者則計之豫也但見物以將之則莫離之鴈焉時以行之則用旭日之日焉聽奠鴈之和鳴而凜然示人以從一之義睹平旦之旭日而曉然示人以始正之規矣然是禮也豈其行之不以豫哉士如歸妻於冰泮則迨未泮之時先舉此禮而行之良辰伊邇將諧好合之期則六禮先備預訂于歸之約古人之婚姻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彼淫者之不然耶

求之不暴二句俱下二句見勿分屬首二句串看按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註但言納採用鴈舉六禮之始耳非此句指說納采也親迎以婚納采請期以旦謂自納采至請期皆用且唯親迎用昏非止舉納采請期二件也此處人皆未考而於離句只就納采言旭日句只蕪納采請期言皆為舊說時文所誤耳

招招舟子章○又獨不觀之濟渡者乎舟人之招人以渡也在招者曰人涉之別人招之云耳誰復問其友也者在為所招者曰人招之則人涉之云耳誰復問其友也者乃其中有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此非臨流而不欲濟也蓋以共舟必同心之雅欲待我聲應氣求之友而後從之耳夫我友之須直須更耳况以二姓而定一生之匹乎共舟同濟特細事耳况以婚媾而關百年之好乎乃非其配耦而犯禮義以相從此其見反出於須友者下矣其深僻之惡可勝道哉

按韓詩云招聲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故招人註訓號召之貌然此節取意不重在招人上重在濟渡者上蓋刺淫者之非攜相從也然不必度禮義亦在中矣○按衛莊以罷而奪正宣公納媳而為妻皆是淺深者不足道矣猶幸離鴈之說存愛禮之饒羊也

谷風全意 首章分上是論為夫婦之道以引起下文下則詳夫棄已之非其道也須登相說去○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習習谷風章○婦人為夫所棄，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謂夫情莫重於室家之胥慶，而戚莫甚於夫婦之相睽。我也遭今日之變，其能以為情哉？誠以兩澤之降，必本於陰陽之和。此天道之常也。故惟陰陽調和有習習之谷風，則以陰以雨而天澤降矣。夫婦和而家道成，亦猶是也。故為夫婦者，但當通勉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也。怒則不和，豈家之福哉？我嘗觀之采葑菲者，念其莖之美，而并其根可也。抑舍其根之惡，而獨存夫莖亦可也。若見其惡而棄其美，寧獨物之不幸哉？采之者亦失其道矣。故采葑采菲，其無以下體也。夫婦之際，其無以色而棄德也。苟德音不違於初，則可及爾同死百年和好，永無棄負矣。此固夫婦之常道，宜爾而何夫之大謬不然耶？

舊多上下段闕者，未得肯還相承，說重德音上蓋婦人之色，有時盛衰，德則魚時盛衰為夫者，多因色衰愛弛，至於有怒不和，中道棄絕而不知德音不違便可相和而至下借老色衰非所當計也。此本婦發端之大意，陰陽之氣虛則風而雨，非風所散然谷風至則陰陽和故雲而雨。

兩字從音雖則下勤家之事然此處且宜反言

行道遲遲章○夫也竟以我顏色之衰而棄吾德音之善，故我之被棄也，行于道路遲遲不進，非足之不進也，乃心之不忍進也。心與足相違，故足為心所制耳。詎意夫也不為垂別之際，而少留其情，其送我也不遠，而甚邇。僅至其門內之畿而止。夫下君之堂，即遠于將之固亦無益也。但以數年伉儷之權，而一旦忽然忘情，如是則是夫不可忍者，夫忍之矣。此時此情，天下寧有苦如我者乎？人知茶之苦矣，以我之苦較之，果誰謂茶苦？其其始如薺也。我之夫方宴樂其新婚，言笑宴宴，宛然兄弟既翁之情也。寧知行道之上有舊人耶？夫也甚樂，而予則甚苦。予也弗忍，而夫則甚忍。傷哉此行也。詎意同心之偶，而今竟無偕死之期哉。

上下亦相承說舊說四句分非是蓋誰謂茶苦即中心有違之情只一時事不可兩開看誰謂茶苦二句只是形容已之甚苦意雖作賦體亦可不

知胸翁何故訓作比末三句形容新婚之樂益以見夫之忍而已之為甚
苦耳舊以上四句言已之厚而夫則甚薄下言已之苦而夫則甚樂似未淨融
浮以謂濁章○夫我之見棄如此豈真無可取者乎彼涇濁謂清其判久矣
然涇未屬濁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之流既合而清濁之判益分是涇
之濁也以涇而益濁也然其別出之流或稍緩猶有凝凝之清焉今我以
顏色之衰形於新婚而益見憔悴不猶涇屬于濁之時乎容雖少變於舊心
則不改其常則涇之有止也夫何君子方溺意於新婚而耽情於宴樂故不
以我之德為索而與之耳然彼雖不我以吾亦豈能遽忘其家哉梁以通魚
吾不忍忘吾之故處也爾無逝我之梁焉苟以取魚吾不忍忘吾之所有事
也爾無發我之笱焉但此皆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于色衰之日况既
去之後雖逝梁發笱亦何暇計哉

四句分首句喻色之衰次句喻心之善心即德也夫悅新婚之色而不復
態思怨而怒者也不可從○鶴林玉露載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惜初嫁君
小姑嬈倚床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
為怨唱然細玩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此詩云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雖遭放棄而尤反顧其家戀不忍乎乃
知國風優游忠厚非后世詩人所能彷彿

就其深矣章○夫夫誠棄我矣我之心終無愧也試以予之治家言之水之
有淺深也水之常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方舟以濟之就其淺矣則泳游以
濟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期于必濟也况家道有時而有亦有時而亡也使
因其有也而生一滿心因其亡也而生一懈心以居室未善也我則不問何
者為有亦不問何者為亡惟勉以求之將使亡者漸有而有者常裕也且
又推君子之輯睦於隣者而盡吾周恤之道凡民有喪則匍匐然往救之而
趨之惟恐或後濟之惟恐不及焉凡此皆婦人克相之常道持此以事夫子
不庶幾乎同心之誼而可以終百年之好哉

四句分興意全求之佳重治家勤勞上睦隣只帶說不平備言非事實但甚言其急遽之快比首節所謂德音三節所謂心之可取五章所謂我德皆于此辭見之

不我能惱章○夫在我既無可棄之道則在君子宜有終始之恩也奈何既不能惱而於我無德則亦已矣乃反輕相棄絕視我為仇讐不已甚乎所以然者蓋其心既拒却我之善以根而棄其莖之美以濁而棄其澁之清故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也夫人亦貴念其始耳我昔與汝治生常恐生理之窮而同受顛覆之患故不計有亡而黽勉以求之此汝之所知也今生理既遂乃反比予于毒而遂棄之將恐將懼惟予與爾將安將樂爾轉棄予茲豈有人心之所為乎

此章總是嘆君子不當見棄之意緊相承說不必分昔育恐二句即上句有何仁二句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為仇句意重慨嘆之是其同苦而不樂情之為甚薄也四句只等閑叙過只要得追

我有言者章○且我之於爾家也其所以蓄聚美菜者亦以禦冬月之無之時此固畜物之宜則然也今君子乃安於新昏而使我禦其窮苦之時何哉且當其欲棄未棄之時有洗有潰而極其武怒以加於我曾無好合之情凡勤勞之事力之所不堪者皆盡貽於我之一身其相視亦不甚相惜矣曾不念昔日之我來息時也接見之始亦嘗極其親厚何有於今日洗潰之我加勤勞之我遺乎厚於昔而薄於今吾殆不能以為情者矣

首四句明以事理不同為興託於禦冬下添出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於禦窮下添出至於安樂則棄之似為費詞膚見還依本文直說為像詩人聲口洗水涌也潰水之潰亂四出也此借來言其武怒耳人之怒者肝舉氣剛逆發而上然後見之於面橫怒四出而不可制耳此詩人最善用字眼處即所謂盛怒也只一意舊說謂武者無和平之氣怒者無好合之情似不必如此分折詒肄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勞想必是將棄時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也此摠見其情之薄處○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現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而倦忠厚之意猶藹然溢于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夫之安于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

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始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君子曰谷風之失終風之狂蕩有以倡之谷風之善怨亦栢舟綠衣之遺也

式微全意

二章一意各首句分土地世守之也不幸而遭變為社稷死之此萬世之經也不然寄寓隣國徐為興復之圖亦一時之權也否則苟且得生而已此臣子激勸黎侯之本意末二句正陳大義以勸之也孔氏謂自言已勞以勸君歸與紛々舊請俱未得旨趣

式微式微首章○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意謂憂患者實為生全之地而處困者貴堅自強之圖試就今日而言旅寓他方流離瓊尾衰微甚矣衰微甚矣胡為不歸以圖興復之舉乎君固與國為存亡國亦視君為存沒君在一日黎之宗社一日未忘也我諸臣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此者正唯君之故耳苟匪君之故則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時也又胡為而在此中露也哉君當思之矣

式微式微二章○旅處他國瓊尾流離式微甚矣式微甚矣胡為不歸以圖興復之策乎君當與國為存亡國亦視君為存沒君在一日黎之運祚一日

則生辱臣死正吾人存順沒寧時也又胡為在此泥中也哉君當念之矣不然諸臣未足恤當如黎之宗廟何如黎之人民何此吾之一息不能自安也

中露言失其比覆也泥中言苦下陷溺也此皆借用字可作影語不可涉此意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是為已死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此即微君之故之意○按黎侯為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與黎接壤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現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旌丘全意此以責衛君為主蓋救災恤隣君之責也率師勤衆君之命也但其言直在諸臣上說正詩人忠厚處若云以臣不勸之則又添一層事矣一章其詞緩二章其詞疑三章其詞婉四章其詞直其言秩々有序不必分

旌丘之葛章○此黎臣傷衛之不見救也意曰天禍黎國宗社失守惟是叩衛廷而乞援豈非庶幾微惠以襄我國難哉而何衛君子之不一垂念耶今夫旌丘之上有葛生焉方我播越于衛之初適見其蹙然而甚密也今此旌

丘之葛何其節之踈濶若此乎斯蓋歲序推遷而品物為之漸變時之久可知矣况黎之與衛比隣之國也黎當覆滅之秋謂宜朝控告而夕興師矣叔兮伯兮抑何多日而不見救也孤客待命已傷時序之幾更悵望徒殷竟爾援師之莫至此誠吾之所未喻矣

興意與草蟲之賦相類但取二何字相應故屬興耳重感時物之變上謝氏曰叔伯字也詩緝曰尊稱之曰叔伯還作尊稱為是何多日也與下節語意相連還只作疑問看袁元峯作望之切未是

何其處也章○爾叔伯諸君子胡為乎安處于彼而不來也意者方張之虜或非朝歌濮上之兵所能支必將聯友邦約與國而後來乎不然救災恤患義所當為而唇亡齒寒厲階亦可畏也何乃若此之安處哉爾叔伯諸君子胡為乎曠日持久而不來也意者意外之變或非救災恤隣之事所可援必將先自完輯國步而後來乎不然睦乃四隣義所當盡而後言也冰其濟亦不可長也何乃若是之遲乎哉

此四語緊承上何多日也說來舊講多着一過文似為隔斷詩人聲口又各二句緊相叫應乃兩致疑詞耳舊說二何其句望之詞也二必有句度其故也俱為破碎處據一時言久自寓衛以至今日言

狐裘蒙戎章○夫我之在衛日久狐裘之鮮盛者亦蒙戎而敝矣所以至是不見救者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特以徬徨望救我固一心也從容坐視叔伯又一心也當變者其情切聞變者其情緩是以告急之轍雖相屬於東道而振溺之師竟遲疑於西向耳豈真有所與又豈有所以哉

此章註謂微諷切之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則雖非直責之而已微指之矣紀緒曰服狐裘而至葛誕可驗其時之久也又曰時黎所寓在衛之西故云豈我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此說亦有理不然則既說客于衛又說東告于衛似無條序

瑣兮尾兮章○且我黎在今日亦有大大可傷悼者威靈氣焰無復有存瑣兮其細而不能以自振尾兮其末而不能以自支漂泊羈旅艱難萬狀此流離

之子蓋亦深可憐矣有人心者是宜為之動念也叔兮伯兮乃衰然充耳而若罔聞知曾無一旅以赴援於敵邑則胡其忍哉吾恐旌立之地未必與天地同不朽而輔車之義亦安得不亟急於吾隣也二三顛躓不能不於爾諸臣有責矣吁當流離播越之秋而其言且有序而不迫如此斯人亦賢哉

此章始盡其詞瑣尾二句直看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也舊以瑣尾流離對講非流離本鳥名鳥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人之漂散他卿者取以為名喪如克耳謂不聞其瑣尾流離也勿作喻看○按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胡傳曰凡伯王臣也楚立衛地也戎得代之以歸是衛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旌立錄于國風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有由然矣

簡兮簡兮章○此賢者不得志而作意曰君子之仕於世也位高則責重任

大則政繁此則重有所拘而不得以自如即能表見其所長而其勞瘁亦有不可勝言者矣况乎未必能顯其才也若我之今日有大適吾願者試言之

職寄伶官雜處排優之列官守言責幾曾有累及於我者但見簡兮簡兮方且循吾萬舞之職當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綴兆疾徐以時舉焉屈伸俯仰以時見焉凡我之所長盡得以昭示於衆而一時共事之衆誰不快睹我之所長也大丈夫至此亦足以自適其適矣亦奚必別有俛仰以希人之惟心哉

四句疊說下勿分簡兮自是帶方將句說而萬舞于明顯之處亦非兩截也簡註訓簡易不恭之意簡易是正訓不恭之意是斷他不恭也味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為事意時說以將字作執字看甚無謂日之方中二句總是明顯之處不可以時與地平看前上蓋前則上矣明其為衆人屬見之地也

碩人俟俟章○夫有才固難才而備者尤難我以碩人之俟處公庭之上舞萬舞之舞干戚羽籥隨試皆宜俯仰一世固無有如我之能舞者矣且也有力如虎以之執御馬之轡操縱磬控轡柔如組俯仰一世又孰有如我之能御者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而我獨無不備如此以此涉世蓋亦足以自表見矣

保保以肺貌言連下句說有力二句亦連說舞是本分事御是分外事當以舞為主而御帶言之舊說保人另提公庭句言其舞有力句言其勇執

左手執籥章○夫有才固難有才而受上賞者尤難也我也當在公載燕之

時得以文舞而入奏左手執籥以備夫樂之音也右手秉翟以飭夫樂之容

也但見屈伸綴兆之間幸末枝之得伸而志得氣舒顏色充盛赫然如厚漬

之赭焉容貌之美蓋與才藝而俱形矣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行獻工之禮錫

我以爵而昭親洽之恩拜受立飲之餘蓋亦自覺有餘榮者我想今之時其

淪落不偶視君顏如隔九閭者不知凡幾而吾猶得此尚復何求哉

重受賞上上三句是引起下句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獻飲食者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

錫爵此乃勞賤之常禮彼固侈之以為榮耳已上玩世不恭意章有之亦句有之蓋誇其所不足誇榮其所不足榮都是玩侮一世傍若無人意

山有榛章○然籥舞之暇賚予之餘方寸之中亦不能盡無係念者彼山之

則有林美濕之下則有苓矣而我果誰云之思乎乃西方之美人

地之精英而挺生於流俗之表者也使我得一見之豈非生平一愉快乎奈

之何為西方之人耶西方幸而生此美人而我不幸不與美人同生於西方

美人能使西方增重而我不能生于西方以觀此美人嗟道路之遼邈悵會

晤之艱難彼美人兮奈何為西方之人兮使我舞萬舞之暇醉錫爵之餘每

未嘗不西向而神馳也吁士君子不得遭時遇主而至以傷已之意慕古之

懷託之嘲譽之中亦可悲矣

云誰二句重美人二字彼美一句重西方二字夫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

特遠而曰地遠此正詩人之善託言處請美人句只清空描寫為妙昆湖

云優容善類元峯云懿德夙成石淇云氣象節槩石麓云德業聞望俱太

露脚手末像詩趣又或泥美人字專就丰恣秀雅講亦失之固謂西方之

人方亦只宜在地上說倘涉時遠意亦未得旨文武成康非結中不可露

泉水金意此詩衛女既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

非真欲歸而謀之人也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折言之

詩公云

詩公云

首三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未章是思衛而嘆其不得歸情義各章俱有凡出于思處皆是情出于謀處皆是義或以上三章重義末章專自惜而言未安

必彼泉水章○想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此以為天下有不容已之情亦有不可越之義義固所以制乎其情而情則終有不能忍然者何言乎彼淇衛水也泉亦衛水也必然始出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况我衛人也衛吾故地也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顧思衛之情有難于自遂而可否之宜不能以自決於是即彼變然之諸姬而聊與之謀焉果可歸耶抑不可歸耶庶參衆論之公而得其情義之當斯可矣

泉水流衛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此即事起與也惟其思衛之切故為歸衛之謀上下串說靡日不思自父母沒以至今日也父母沒說不得歸寧懷思中只以歸衛選他方無病諸姬色下諸姑伯姊謀且泛說下二章正是謀之實

出宿于弟章○謀之何如蓋我向日自衛而來出宿則于弟矣飲餞則于爾我諸姑遂及伯姊其審為我謀之可也

此是追昔來嫁時者而疑其不可歸者以為謀也重在不可歸上蓋首四句已明知其不可歸矣惟知其不可歸故舉而謀之也禮先較而飲乃出宿故孔氏韓奕疏曰祖于國外畢乃出宿此先言出宿詩詞多處倒用耳遠父母兄弟此句極重正其不安于心處但此語許多含蓄註補父母既終而復可歸是朱子剔出詩人發言之意訓之詩人不知此透露須臾會方妙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亦于我者問我遂及與上聊與之謀俱非對諸姬語如此只是自叙其欲謀于諸姬之意耳

出宿于干章○使我自此而得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餞則于言矣載脂載膏而還此嫁來之車以往則適至于衛矣至衛之疾如此於心固甚慰也但

君今之時而猶臻父母之邦於義果不瑕乎抑亦有害乎諸姑伯姊以為何如

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疑其不可歸以為謀也亦重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時所經地不可誤作衛地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車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畢乃設牽于車故曰載牽此依朱註作兩下解極有理然作文只用脂其車牽足矣不暇句亦最重瑕字膏見即瑕瑜之瑕

不暇有害猶所謂毀諸已乎之意此是疑問之詞註謂
暇何古音相近故時說只云於義不有害乎甚欠明白

我思肥泉章○夫義誠有害歸衛其不果矣望風緬想能不依依彼肥泉衛
水也須漕衛邑也而吾則衛之所自出也今肥泉猶故也惟以昔所生育之
地而竟成隔絕之鄉則我思肥泉抵增吾之永嘆矣吾能一日忘肥泉耶須
漕猶故也惟以昔日驅馳之邦而今成隔絕之域則思須與漕抵係吾悠悠
之心耳吾能頃刻忘須漕耶故國山川歷歷在想而凜凜大義毫難踰越今
安得駕言出遊于彼以寫我悠悠之憂乎脉脉此情誠不知何以自解矣夫
思衛情也而卒不越義以徇情不可歸義也而卒不縱情以廢義衛女其賢
哉而先王遺化又焉可評也

上四句切思衛之情下因嘆其情之不得遂也思肥泉須漕雖即所以思
父母然說出便無味舊講多貼出最不得詩趣末二句非望欲舒其情
也乃絕意之詞言出遊實是歸衛一說既不能直抵衛却以親問兄弟之

之而資其有得于介石獨復之道乎夫子存泉水載馳于詩而舒姜氏會
齊侯于糕于防于穀者儉紀于
春秋蓋示後世當知所勸戒云

北門全意全無分是歷叙已之見困于人而皆歸之于天也三章各四句
分上俱是所遭之窮下三句俱要一連說皆自安之詞也

出自北門章○此賢者不得志於亂世暗君作也意曰君子而遭時之幸也
固無入而不自得不幸而遭時之變也則無往而不自憂何我生不辰而值
今之時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
矣四顧風景非復清明之象舉足跬步盡是幽暗之區憂心殷々蓋已傷遭
逢之不偶矣使或周于利焉猶可少舒吾窮途之苦也今且終窶焉而交際
之禮廢且貧焉而身家之計微其艱難如此卒莫有我知而少恤之者已焉
哉凡此困窮之遭皆天之所為耳既出于天人乎何尤所處之迷途素吾位
焉耳所值之貧窶固吾窮焉耳其將謂之何哉

比門雖是比亂世暗君貧窶雖是見祿不足耕莫知雖是見君之莫恤然
講中只宜就題面依稀說去畧竊其意可也若露出則顯君父之惡非詩
人渾厚之意矣時講多未得趣已焉哉三句通承上文天字
與命字不同勿以命字代之謂之何哉由今人言無說得

王事適我二章○然我之困不但已也王命所為之事既以適我矣至於本
國之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哉此身艱大畢集思竭力以從王乎寧能保
國政之無虞思竭力以勤政乎寧能必王事之勾當夫身不勝勞事不勝理
使室人憐而諒我亦可以少慰者奈何我入自內室人又交徧謫我蓋特
屬艱難即仰事俯育不能使其不缺望家丁窘迫即父母妻子不能保其不
離心外內之皆困如此傷哉遇也亦已焉哉此天實為之然則政事之交集
也吾盡吾力焉耳室人之徧謫也吾盡吾心焉耳亦將謂之何哉末章講同
夫處窮困拂鬱之境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比門
賢者亦可謂善處窮矣

刑獄之類皆盜竊輻輳之意敦我亦厚糶之意此皆勞外室人指一家言
交徧謫謂交責其貧也徧推則推折沮抑之拂其所為也此是貧內已焉
三句亦總承內外俱困說○謝疊山曰庶鳴四牝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
來一人之勞若君無不知亦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躡群臣而千歲治安
之本蓋在此也此門之忠臣上不怨君下不怨其室家樂天知命之士也
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養之衛故無亡得乎○范華陽曰閑雅
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北風全意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途不可泥末章註以貴
賤對看亦不可依輔氏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之習並看

北風其涼章○此賢者相戒避亂作也意曰天下之變每徵於有象而卒不
免者則所為幾先之哲竦也以今時言之北風其涼氣之寒也不可勝矣兩
雪其零氣之凍也不可勝矣然則國家將亡而氣象之愁慘者何以異是哉
子之於我素有惠好之情者也尚其携手同行以避之乎然是行非可以寬
徐為也當乘此而亟去矣苟有不亟安知禍之不我迫耶二章講同

各二句分上喻危亂之氣象下欲與同志亟于去亂也風雪非當時真有
是事特借風雪以言其愁慘之狀就紀綱廢弛國勢陵夷上見之此時尚

未至危亂而先有此氣象矣若作真是危亂則其去不得謂之見幾而作也同行同車同歸俱未然之詞蓋心中欲如此耳惠而四句一氣說下其虛句上若過云所以然者何也便不是舊說次節作深一層看謂此風怒而有聲不止于涼矣兩雪霏而密不止于零矣喻禍亂愈迫也看來詩人連去口氣只在末二句嚼

莫赤匪狐章○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寧有赤而非狐者乎凡黑者皆烏也寧有黑而非烏者乎然則國家將亡觸目之間皆不祥之事亦猶是也子之於我素有惠好之情者也尚其携手同車以避之乎然是行非可以寬徐為也當棄此而亟去矣苟有不亟安知禍之不我迫耶吁賢者之去則誠哲矣獨惜衛之不可為也

借狐烏以言其不祥之召亦非真有是物也或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見此則知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又如日月薄蝕山川崩塌之類皆是也或單就小人之言或單就災異言俱資偏着註謂同車則貴者亦去不必用此詩一人所作言行言歸言車恐亦變文叶韻耳○此門之碑益委去則不智在易之義曰玉臣觀也此風之變也

靜女全意此詩總之是情慾之私情慾之私勝則羞惡之念忘故淫奔可憐曰且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靜女其姝章○此淫奔期會之詞也意謂此閑雅之女姝然美色日者與我約也欲俟我於城隅之間我方將一邂逅焉以慰我借藏之願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愛而不見抵搔首而踟躕欲且行則疑於來欲且止則疑於不來諒靜女非輕諾者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靜訓閑雅之意以態度言俟我城隅期會于此地也故男子已先至而女猶未見搔首顧盼踟躕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

靜女其變章○未幾而女且至矣靜而且變何姿度之蕙美也以之子也而使我得就其清光夙昔傾慕之情為之頓釋已自憂此生之奇逢矣敢復冀其有所贈耶之子且解所佩之彤管以相貽此一貽也不言而意已傳矣而

彤管有煒若與嬋美之容相輝映也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欣喜生於望外殆不意今日胡然有此邂逅也

妾亦妹意俱言其色之美也彤赤色管疑是鍼管亦不必深求也不過偶以此物而貽耳一章通說下不必於二句截亦不在三句分

自牧歸荑章○循是則相與翱翔於野外矣美如之子得相將於一時已一時之幸也詎意且自牧而歸荑是荑也洵美矣而且異也茲豈荑之為美哉特以美人之貽耳蓋貽之以之子則柔而然者宛然子之弱態也紫而白者依然子之丰采也雖一介之微自不容以易得者敢不與彤管同其珍藏而忘牧外之情於永久哉有美之子願無忘今日也噫其無人心甚矣

歸荑想亦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非真以此貽之也

新臺全意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各宣公為其子及娶于齊蓋自納采問各之時而各分之定也彰之夫聞其美而自娶之是名不正而無人道也無人道則非復人形此

新臺有泚章○此惡宣公作也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而况尊居民上者乎乃今則大有可駭者矣我衛之河濱舊魚是臺也而今胡然有是臺也新臺有泚俯瞰河流而流水瀾々其盛則此臺之大觀也美則美矣夫何來於是臺者定配於納聘之初本求為燕婉之好也而今則得此蘧篥不鮮之人焉夫豈其初意也哉所得非所求甚矣其貽此臺之羞也二章請意同

新臺者舊魚是臺也不作臺各二句連看泚鮮明也洒高峻也據目前說澤山謂皆水中臺影無謂燕安婉順謂安順于各理也不鮮猶言豈不鮮也不殄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章○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之來嫁本求為燕婉之好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所求者未之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吁詩人之刺惡亦嚴矣若宣公

者抑何其無人心哉

按聖人垂此以戒后世宜有所懲矣何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變起魚陽勾竄南蜀從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詩後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者

二子全意上章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疑之皆是國人等語馬人殊非詩人聲口也詩不暇不害

二子乘舟首章○此詩國人傷伋壽二子而作也意以天下之變每潛于隱伏之中而奮不顧身者恒遭之吾於二子重有感矣二子之乘舟而渡河也其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其影之去矣夫以爾青宮儲位之尊胡不承顏接權趨踰宮闕而乃凌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也行色凄其事變難料使我願言而心臨河而既想中心為爾養養而靡定也五臣其為二子何也

汎汎然其影是駕他渡河形狀言見其景之汎汎然波流上下也中心養養蒙思字

二子乘舟二章○二子之乘舟渡河也企予望之惟見汎汎其逝而已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嗟河流之長往慨反航之無踪願言思子意者知禍而不知避爾兄弟其不免乎否耶不然旋瘳之期指日可俟汎汎而往固宜汎汎而歸也而何其一往而不返哉傷哉行也吾殆不能無疑矣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慘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嗟二子亦何以死哉

曰不暇有害終不明言其死斯皆詩人含蓄不盡之意最要躰會此後朔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譏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伏乘其蒙殺懿公而威衛其端皆始于夫婦之不正也衽席之禍一至此哉○朱子曰畢竟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改于兄而重父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

言然格未也

國辰二

廿七

警腹杰、人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為法于天下也

柏舟全旨 二章一意各上五句是自表其貞一之志下欲毋之不違其志也守義云者守一醮不與之義也奪其守也共姜婦人從夫謚共姓也○按共伯衛僖公世子名余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未稱爵伯魯齋云現註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當與共伯未成配

或然而未有據

汎彼柏舟章○此共姜自矢作也意以夫婦大倫也借老大義也我今日適

遭其變亦曷敢以存亡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則在彼中河而有定在

矣况此鬢然而垂之兩髦實維我之儀不亦有定配乎盖自一與之醮而終

身已無可易之義矣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則斃此身特一未亡人耳斷

此心天日可表雖至於死誓不再登二姓之門竊以必如是庶幾可無愧于

綱常庶幾可見先君子于地下耳是心也使情之踈者無惑其不我諒也母

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是即我之天也願欲使我而有也何其不諒人

之心也其為我之終身慮乎而我之自計則已審矣叶共姜亦賢哉

典意只管至四句鬢彼兩髦共姜對父母言不欲直言其人故借之以暗

指共伯也註剪髮夾句者頭會腦蓋也髦者為鬢髮夾于句之兩傍故

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月剪胎髮為鬢帶之于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

以為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

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實維我儀實字重看要發

一定不可改易意之死句共姜自言雖至于死無二志也見其節之堅亦

示后日不足慮耳不諒人只亦不可甚說壞了母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

是惑于愛而慮其終耳今共姜自誓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

矣或謂父母乃舅姑之通稱指共伯之母也夫守節亦盛事也共伯之母

亦何苦於迫其婦之他適哉自是未安一說天只就奪嫁上說如云兩

髦既夫而慮我之後無所倚藉母罔極之恩誠如天矣然我之心則惟知

大節不可奪也大義不可渝也獨何不諒我之心乎此說亦新

次節特註訓匹小註云特有孤特之義以特為匹者猶治亂之謂亂層見

此解似費詞只是猶黃鳥篇百夫之特之言當也猶俚語所謂是個對

頭耳慝和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友是則邪也以是為邪則其自守之志

可知矣○莊姜盡禮而無怨心共姜守義而無他志故二柏舟為即廟之首

牆有茨首章○公子頑烝於宣姜詩人作此以刺之也意曰夫人皆有羞惡

詩經卷之五

國辰二

廿七

之心今吾觀於是人殆無所施其惡者矣彼牆而有次昭々在人目也顧欲掃而去之則有所不可矣爾肆欲于隱暗之中而為中葺之言得無謂屬垣之耳未必爾聽焉而將欺人於莫知也不知惡無隱而不彰爾言人々能道之特欲舉而道之則有所不可道焉耳何以不可道也所可道者皆言之醜者也道之祇足為口舌之汚是以寧勿道焉耳

牆有次次章○牆有次則不可襄而除之矣爾中葺之言則不可詳細而言之也何以不可詳也所可詳者棄禮瀆倫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說長而難竟耳言之長夫是以不可詳也

牆有次三章○牆有次則不可求而去之矣爾中葺之言則不可誦而讀之也何以不可讀也所可讀者敗名喪檢曾匹夫匹婦之所不為故其言出而可辱耳言之辱夫是以不可讀也夫公子頑通乎君母是禽獸之行詩人曰

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而不肯一致喙焉所以誅絕之者亦嚴矣

按左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即朔也昭伯宣公之長庶子俊之兄也以下淫上曰烝○嘗考戎夷單于賊其父而妻其母未聞中國有是也呂伯恭有云地華而人夷斯不旋踵而必有夷狄之禍傳曰有女戎必有男戎今宣姜煽熾闢蕪女戎成矣然則狄人入衛豈有由哉

君子全意此詩總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是泛舉夫人德服之相稱以刺之三章其詞緩而意愈和若不見其所謂刺者但玩其詞想其意則諷刺愈嚴矣

君子偕老章○此刺宣公之詩意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實德之孚而區區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敵體君始與始君終與終蓋當與君子而偕老者也惟有是偕老之德故時乎服之以祭服也副飾于首而旁有衡筭之垂筭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而內無愧心斯外無忤容

但見雍容自得而委委佗佗如山之安重也如河之弘廣也即而象之小君之懿範儼然矣其服此法度之服也疇曰不宜乎今子之不淑其於借老之德何如也其於委佗之容何如也雖有此象服之飾亦將如之何哉服之不衷祇自貽其羞耳矣

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何唯齋云題便着宣姜竟不妥君子借老一句乃一篇斷案宜重看下四句聯絡一氣說下方是舊說以上二句為有德則稱副笄下為有容則宜象服大欠休會副者編也髮假作紒形加于首上為笄服之首飾笄者衡笄以王為之即今之簪乃垂于副之兩旁者而笄之上加以六王飾之此句以副為主就祭服中舉一以見其餘耳山河正以形容委佗也不可平對象服即應轉副笄便是不必推開子之不淑即反上德容便是不必露失身等語

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胥取益于髡也然服飾之美不但見于翟也至為塞耳之真象為摘髮之帝服何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之于髮山眉上揚然而廣而其色皙然而白容何盛耶以如是之服飾如是之容貌真世所希覩哉而凡得於創見者其誰不駭且愕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以帝天之神而今乃偶見人世也不然均此人耳此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如是耶

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故其驚嘆之詞其之其字指宣姜言翟雉名註云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即今之刺繡也以其文象翟羽故衣亦以名王之瑱以上為塞耳係之以絛而當耳所以養聰也象搗即魏風佩其象搗之搗蓋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者也胡然二句本容服來二句須滾說方得驚訝聲口時講多比對未得旨天帝天帝以神言驚訝之以為自天而降也與他處以形休主宰言者不同矣

瑤兮瑤兮章○且子之容服又不止此也就子之服而言瑤然鮮盛乃展衣之禮服也以是展也而蒙彼絺綌之服是用致夫斂飭之儀服之美也至矣就子之容而言清明之美既見之於目矣而眉之上則又極其寬廣額之角則又極其豐滿容之美也至矣夫以是容也而蕙之以是服也艷冶之態雜

紛葩之飾以交輝靚美之儀與盛麗之收而交映展如之人兮所謂傾一邦
之選而為女中之媛者寧可多得乎哉夫容則美矣服則盛矣夫人所以正
邦國之母儀者徒以其容服而已乎靜言思之亦孔之醜矣吁何宣姜之有
覲也

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刺意俱在言外上章翟是祭服此章展是見君賓之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絺絺之上也自歛飾者蓋當暑而紵絺浴宜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作數束之規也揚是眉之上顏是額之角原不同處故一取其廣一取其豐滿也此一句容之美也展如二句甲說和之媛婦重在色上而帶服飾采方有斟酌上而意亦完說和之媛句亦要隱語氣嘗見時講上章天帝句云如天固可駭而不俛天之妹何哉如帝固可驚而非順帝之則何哉耳食者率以為得意語殊不知却非詩人声口又或講和之媛句率上天帝來亦自混雜耳皆非也○單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刺之意自見

桑中全意三章一意俱在四句分上與所思之人

思又非閭簷凡品者則亦惡能忘情哉彼爰采唐矣則于彼沫之鄉矣我果云誰之思哉則彼美色之孟姜耳蓋彼美孟姜其始也期我乎桑中冀諧所願也其既也即要我乎上宮偕臧之願遂矣而邂逅之遇猶未足以展其倦倦之情也於是復送我乎淇之上焉此其相與繾綣蓋有周旋而不忍舍者此時此情如之何而不係人深長之思耶美孟姜兮予實不能頃刻置懷者矣二三章講畧同夫淫亂之私肆行無忌即世族在位者且然此人心之所

以斲喪而衛之卒淪于夷也

首四句言見明是與躡不知晦庵子何故訓作賦故今說者通謂采唐合下采麥采葑亦是欲適幽遠之地行其淫亂不敢正言而託言之耳故講中費了許多詞說不知詩詞自下易且下而亦明言出與會之地此處何故託言其說自難通細我三句亦是追叙其相與之情見己之所以係思處非在淇上時言也姜弋庸大率託言貴族以指所思之人耳未必真有此三姓之女也

言

鴉奔全意

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與首章刺子頑之不善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託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鴉之奔奔章○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物各有偶不可亂也而况於人乎今夫鴉從乎鴉之類也吾見其奔奔然鴉從乎鴉之類也吾見其疆疆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皆不亂也乃如之人也踰母子之大分敢於上烝而不忌無良甚矣曾鴉鴉之不若也而我乃以為兄何哉不可以為兄而我以為兄其貽我之羞多矣

此章人字指廢兄頑無良謂其上烝而不可忘也

鵲之疆疆章○又如鵲則疆疆然鵲自有偶也如鴉則奔奔然鴉自有偶也皆不相亂如此乃如之人也潰天下之綱常敢於下淫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鴉鴉之不如也而我乃以為君何哉不可以為君而我以為君其貽我之辱多矣噫衛風至此蓋已無復可存矣其為秋所賦宜哉

澤自爾旁敷於庶類耳吁嗟我侯其謂騶虞乎鳥虞之仁非勉之實性

也今我侯之仁心不由勉強視之騶虞其心一而已矣藉令一念強飾則一念障隔民且有不蒙其澤者奚物之足云吾是以知諸侯之仁而文王之化

遠矣

此章如云不惟有諶而又達等語如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而已宜斟酌凡射每發四矢一發四矢之中五者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而已是見物之多耳無射之巧意○按史典命義和必及于禽獸毛毳之微而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无不備知此其所以休德格天而論至治者輒稱之也后世若黃巢黃巢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為盛世之一木一草亦不得矣故曰猛虎之政起騶虞之仁熄

此章人字指小君也。美其有禮義耳。武氏又侍太宗而高宗納之。后宮立為昭儀。未幾遂正位中宮。縱使無亂。唐之事亦不可見于宗廟。臨于民上矣。衛有鵲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亂。子孫滅滅。戎盡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敗。回亡家者也。

定中全意

此章作于文公之季年。上二章追言其始耳。只疊說去。摠是美其與復始終之事。耳。首言營宮室之事。次言定國都之事。末言務政本之事。看來當以兼心塞淵一句為主。蓋務農桑固塞淵也。即因天時察地理契神謀亦孰非惠農重本之心。貫徹其間。故舊說或以首章營建為主。或以末致富庶為主。俱未妥。

定之方中章○此詩美文公作也。意曰君人一心本經制之府而民物之所賴以立命者。况在式微再造之初。尤不可或苟者。若我公之操心則誠深且遠矣。彼營建國之大務也。我公仰以觀乎天時。當定星昏而當天之中。則農功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於是率渡河之民。興版築之役。而楚宮作焉。其作之也。樹八尺之臬。而度日出入之影。以定東西之方面。又因東西之影以

定南北之方面而楚室于是乎作焉既不欲以新集之民趨非時之後又不欲于恢復之初就苟簡之規此其為國為民之心當草昧營建之始已油然而可想矣又且樹之榛栗焉樹之椅桐梓漆焉榛栗固可以供籩實之用也而椅桐梓漆且將異日伐之以為琴瑟之具焉是此一樹也愛養培植不見其益有時而成美材日積月累不見其功有時而閔國用翼翼楚丘之中行且為禮樂相先之地哉我公之秉心經國曾有一之不周耶

四句分重營建上不可與種植平蓋因營建而種植也首四句文平意串言當定之方中而作宮室而其作之也又必揆之以日而作焉楚室註訓猶楚在時講多平對未是定星昏而中正此夏正十月春秋時十二月也此時農事已畢故民力可用必此時而楚宮作此便見得重農之心矣所謂八尺之桌以度日影者蓋亦樹桌于基址門朝日出桌影指西暮日入桌影指東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之位亦正矣時說謂午則日行正南而桌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后南北之方向定信此則日之行度亦有特當午而不正南則南北何由正耶其說自欠員活本講稍與時異樹之三句補出禮樂意此亦且依時說膚見詩人本意只是言營建之初所植皆美材見於禮樂無不周耳

非彼虛矣章○追惟其經營之始國都未定亦豈苟焉以圖之哉以國之所據者形勢於是升彼故城以望楚丘而旁邑之堂亦望焉天地陰陽之會一仰觀而得其槩矣國之所向者方面於是測彼日景以正楚山而高丘之京亦正焉東西南北之中一俯察而定其向矣然土宜不觀雖形勢之正不敢自安也則又降觀于桑以察其上宜之美神謀不稽雖有明智之心不安自斷也則契龜而卜以稽其朕兆之吉凡此皆慎始之謀而實為善後之圖也至于終則采獲其善焉都會據乎上游名山聳乎觀瞻沃土蕩乎千里嘉禎兆乎百神翼翼楚丘之地真可以弘再造之業而豎不拔之基矣是楚宮未作之初其處始之圖又有如此者而猶未也

六句分望景觀卜四平看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在此雖完固而在彼則缺畧惟兩望之則彼此皆完固矣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在此雖正當而

在彼或傾側惟兩景之則彼此皆正當矣此景字與上章不同上足正宮
室方面此是先正一國方面終字對始字言蓋經營之終也若末章所請
終則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來事請免減須承望景觀卜來又要相候開說
方為負活舊或只粘望景觀卜之善說似太迫切又或說到民安物阜則
與下章終字
同俱未妥

靈雨既零章○以至國之大事在農與桑而或于營建既畢輒忘民生之計
此未知根本之慮者也我公又豈其然乎彼方春而靈雨既降元蠶育矣土
膏動矣農桑之務作矣公以民事不可緩而天時不可失也乃命彼官人而
諭之以飭駕之意戴星而往不安于待旦之行從而稅于桑田進彼桑者田
者而勸勞焉此何心也持國家根本之慮而不假于虛飭切生靈長久之計
而不徂于近功其秉心誠塞矣淵矣然匪獨于為民而見其所操心者塞實
而淵深也觀其所畜之馬駉而牝者已至于三千之衆則非駉而牝者當不
可勝數矣此其畜產之盛何莫非秉心塞淵之所致哉懿哉我公乎以真心
培再道之國脉以久道開燕翼之鴻圖而宮室榭于更新民物樂于熙皞可
謂中興侔德康叔矣

靈雨四句全重在稅于桑田句勞者勞其勞勸者勸其勸使盡力于農桑
也此便是操心塞淵匪在句緊承上喚起下文秉心字最重駉牝三
十蓋是即牧事之盛以驗其塞淵之心蓋馬之盛亦塞淵所致也亦匪直
三句題只重人字與塞淵字殊北句以輕帶不必着講若重富庶之效以
為允臧之應則失詩入之占時文中又或云由仁民以溥愛物之澤則是
法推恩有序說話又或以策訓有道善于畜牧為言則是以牧馬之心微
其為民之心也俱欠細認○按春秋文公之在衛也於齊忘桓公之德而
伐其喪于邢存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伐宋而不能膏天王居鄭而不
能救母乃塞淵之
心秉之不終與

蝮蝮全意此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述
淫奔之故而斥其戚乎理要之禮與理非二物也
蝮蝮在東章○此刺淫奔之詩也若曰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瀆者禮義
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倏然成
此蝮蝮之質而在彼東方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人之

見之六有敢視而指之者夫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哉况女子有行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上二句喻淫奔之惡人所不道不道者不足齒也下二句舉婚姻之正禮以刺之也觀注不顧此而冒行此字正指此正禮言一說女子終當適人將遠父母兄弟而有行以成婚姻之禮一說女子有行就指淫奔言蓋淫奔之人多蔑視其親戚而竄伏故責之如此俱未穩

朝隤于西章○且是虹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隤于西焉則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哉况女子之有行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結縭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又胡為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此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北能奔之惡害人道之和

乃如之人也章○夫人疇無一念之私哉亦貴以義理自強制耳今乃如之人但知念男女之欲而縱其淫慝之行懷昏姻之行而略無愧耻之念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固喪而不能守而於天理之正已冥然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吁即詩人之刺淫者如是亦可謂知禮而守義者矣

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斥其昧天理之正大無信也二句串看蓋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賣此是天理之正處要之貞信處便合天理之正亦非二物也今曰不知此所以敢于懷昏姻耳○張南軒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啜棘

相鼠全意此是刺無禮還是泛說三章一意只是反復詆刺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與

相鼠有皮章○此刺無禮作也蓋曰威儀乃德之符亦所以定命者也可不善自檢束哉彼鼠物之最賤者也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况人為物之最靈者也可無儀而可象哉人而無儀則成身之道已失而有生之理已虧

矣雖又生于世徒足以敗常亂俗而已不死果何為哉

相鼠有齒章○不特此也相彼鼠馬則猶有齒矣而形無不完矧伊人也而可以無止乎人而無止雖有形亦軀殼已耳不死果何俟哉

相鼠有體章○不特此也相彼鼠馬則猶有體矣而形無不具矧伊人也何可以無禮乎人而無禮雖有體亦血氣已耳胡不遄死哉

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
燕儀止在內說○呂氏曰相鼠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
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取于旄之意乎

干旄全意各四句分重大夫見賢上精神在在浚一句即是禮意之勤車
馬旄旂乃大夫所乘所建之常儀勿就此上作禮意之勤末二
句亦重大夫禮意上
非憲賢者無以答也

子子干旄章○此詩美衛大夫之下賢作也意曰人臣為國家弘再造豈不
先延攬哉顧或挾貴倨之勢而絕跡草莽斯下士之風寥焉今大夫有是

此子子之干旄在彼浚郊且將望賢者之廬而躬造焉但見其所建之旄則
素絲組織而維之其所乘之車則以四馬之良而載之儀節隆立因而旄旗

若為之生色顧問勤枉駕而車馬若為之增輝彼姝者子而有此遭逢也將
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吾知興衰起替之畧固其所素抱而憤時憂

國之懷尤其所素切者殆必有以畀之而特非吾人之所得而測者矣
子子干旄章○有旄必有旗也子子之干旄則在彼浚邑之都其維乎旄也

則素絲組之其駕乎車也則良馬五之儀衛于國者一旦而炫耀于野折節
下士之誠昭然于耳目睹記間矣彼姝者子而果何以予之乎蓋感此勤渠

當必忻然罄所與者特其廟廊之至計自非吾謏劣輩所測識耳
子子干旄章○有旄必有旌也子子之干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則

我嘉則情不能以掩義而我亦不旋反以至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宗國破亡人情至痛我之思其能以自忘乎既不我嘉則私不能以害公我亦不能旋濟以至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故都淪沒人心至惻我之思衛其能以自止乎

兩平看摠是叙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滅俱就禮背義上說旋反就陸行言旋濟就水行言不遠不閔俱是言其情之不能已也遠只作遠去說便是舊說謂註訓忘凡人遠則易忘故不遠為不忘似費詞

陟彼阿丘章○夫惟其思之不遠不閔則憂想之情深而鬱結之疾成矣故其返而在途也陟彼阿丘聊以舒吾憂想之情而因采其所生之蟲於以療吾鬱結之疾焉夫我女子之所以抑鬱憂思而如此善懷者豈過為情哉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淪為腥羶之域固天理人情之不容不惻者耳而許國之衆人乃不我嘉不我滅而以我為有過則亦少不經事而在妄之人耳伊非稱且狂焉必能諒吾之心而恤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耶

陟彼二句註雖平重觀本文其字還相中說善懷以下却是此情終不可置把這念頭又擱起來說善懷廣見猶但語所謂會若耳只承上不遠不閔陟阿采蟲之情緒說便見意義相貫而歸暗意自任內註訓多憂想時說乃泥一多字謂是欲歸暗而又欲齒救之如下文誰因誰極之想看來因句之意在下方明言出此處即欲舍此意却自混扯非詩人自然聲口不必從釋任有兩意釋言其少不更事不能識人情征則率意妄言而不暇察乎人情也

我行其野章○且我歸途行於郊野之中而涉芄芄之麥斯時也傷我許國之小力固不能救矣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藉其土地甲兵之力以圖為興復之舉庶得以收廬漕之民而復康叔之舊也然有所控者必知其人之可因與國之可至而後可以有濟不知誰為仗義之人誰為睦隣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力小既無以自援情深又無與共體大夫君子無執穉狂之見而以我為不嘉也不滅也藉令爾竭其心思百方為我處此以求置吾身

于無過之地終不如我區區之心其思慮圖維蓋有出于爾大夫君子之所不能諒而為陟丘采蟲之所不能解者如徒以我為有充是何不少體吾為人女子者之情也吁夫人之言及此意念深矣

花其麥只點歸途之景無勞意却有無聊意思在赴難乞師亦豈女子之事因極而語分明諷許人當告急于方伯又諷天下諸侯度有急于救衛耳大夫君子泛說不必分有位無位百爾所思時說通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為曲處如致書遣人以歸唁及求救他邦之類信此則正合夫
人本意何消云不我為之膚見還只就我嘉不我滅上多方開論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為是不如我所之時說只云不我滅上多方開論惟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信此則夫人心之非如齊之歸信了自欠休會屬見之字有許多意思在猶所謂云云耳非如之齊之歸信了自欠休會屬亡復衛之心激勸許人及侯國之意盡夫一人一腔心緒都在此一語但意臣子所宜枕中只宜隱之泛說耳不必死填婦啼字○許穎陽曰衛國之難義者僅一婦人以是知衛國諸臣有餘媿矣卒之齊師與而楚台城衛不煩一乘之使而康叔之宗社得以不墟者亦豈此詩控告之力乎○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淇奥全意此詩三平看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然無淺深及漸進之意

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猶有上敬工夫至末章則矜持盡減而出于自然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為瑟惻
精而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謙豈有到知寬綽戲謙便不瑟惻惻乎詩人之意本自可見此詩意義不可不察○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為三公此小序以為入相于周也
瞻彼淇奥首章○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脩為之極功而其盛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瞻彼淇奥綠竹生焉始則猗猗然柔弱而美盛矣况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脩也何如哉彼心體本明公則講習討論撤蔽以求明復因明以求至于萬理之明盡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心體本真公則省察克治去妄以返真復即真以求至于念慮之皆真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德之脩于己者既純容之符其德者自盛瑟然矜莊而無暴慢之非也儻然威嚴而無怠惰之失也嗶乎其宣著一

煥然君子之光也赫乎其盛大一顯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哉蓋人同此心心同此德德既在我則秉彜之好自不能忘焉耳

綠竹始生之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為因此詩自武公造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而切謂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遏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砥礪到那私欲淨澈明盡地位蓋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摠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唯是上夫其實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瑟憫惻是成德之驗皆就著于外者言之瑟矜莊是正容謹節憫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揚于四肢也惻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摠是盛德之容根上切磋琢磨來瑟憫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還摠承上文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只是據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瑟憫惻為斐也終不可護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首蓋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護者自不能忘非下忘之意

重武公之德足以感人一

瞻彼淇水綠竹生焉則青青然堅剛而茂盛矣况我公之德也夫豈以懸瑱之輝一切磋琢磨之餘潤與琇瑩之石而相為掩映耳會弁所以壯觀也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夫豈以綦飾之華一切磋琢磨之餘光與如星之玉而相為炫耀耳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矜莊而威嚴盛大而宣著盛德之儀容于是乎奮也有斐君子其終不可護者哉蓋容服自著我公固非藉是以飾觀瞻之象而盛德罕覩吾人自緣此而動維係之思誰其能忘哉

竹之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象故以為與充耳二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尊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此諸侯之服皆然惟武公德稱其服乃見其尊嚴耳非以琇瑩如星為尊嚴也充耳惟服冕旒持行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會纁中也皮弁纁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用二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謂朱白蒼也終不可護還各承上文為當舊說以民之不護單承瑟憫惻未是

瞻彼淇奥末章○瞻彼淇奥綠竹如簣則比密而盛之至矣况我有斐君子其德之渾成何如哉彼天下之言精純者至金錫止矣我公自切磋琢磨之後陶鎔久而性真之內湛者莹然其不雜有如金如錫焉天下之言温潤者至圭璧止矣我公自切磋琢磨之後砥礪至而德性之渾成者粹然其無瑕有如圭如璧焉存之為精金美玉之體動之為金和玉節之規故其歛束之時無論已當夫歛束少舒嘗示人以寬綽矣亦且不拘不縱而從容不迫儼然在重較之上寬廣而自如也莊厲之時無論已當夫莊厲少弛嘗與人以戲謔亦且不倨不傲而制節謹度無有淫虐之愆一和易而中節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金錫圭璧之揚其休哉至是則切磋琢磨之功盡融其迹而瑟僖赫咺之容悉妙于化矣有斐君子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者固其宜也吾人得於觀感之餘烏容已於嘆美也耶

竹之實也如實則已相忘十極盛之極也其長茂之極也皆自切琢磨中來也
不重生質意但自其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則取諸金錫自其天理流行太和充溢處則取諸圭璧耳下四句言其勳容自如中禮也上下文意亦自相闡不可因詳又字分作兩項蓋至于金錫圭璧時則矜持勉強意思融釋始盡已到粹然地位故又即其勳容處自如中禮者言之無非所以形容其德之至也寬綽是不拘不縱不倨不傲不縱不倨是坦蕩之意自如意思即在內自如者不拘不縱不倨不傲不縱不倨是居之持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此語正與自如相反倚重較句是嘆其寬廣而自如也重較是御士之車鳴鳶清奏比他車不同故御士在重較之上最自如而又不失尊嚴之變因即此以嘆之言公之寬廣自如宛然如在重較之上時非真在重較亦非以御士之車言也戲謔亦只是舒氣解顏於語可親之時不可看粗善戲謔者平易之中而其抑者自在此即不為慮意慮者傷害之名不為慮者不至於任情而凌物也各下句不道實上句非有兩層也此皆金錫圭璧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
考槃全意
此詩通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其願若將終身也三章其樂深不求人知也總是見其所樂之真耳

考槃在澗章○此美賢者能自隱也意曰士君子仕進不遇時則託名高隱

澗谷之間而以其身寄傲焉但見俯仰無羈而浩乎太虛度內身世兩忘而
蕩乎六合一空此其寬廣自如詢有得之心而寄之繁者哉又非有所強而
有所暫也雖當獨寐而寤寤而言幽獨隱微其真情最為易露猶自矢其不
忘此樂焉若曰今日之優游泮與此身相終始者更何時而忘之也蓋
惟其心之所甚適故為其身之所甚安碩人之樂不既深乎

考繁在阿章○澗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於山阿之間似無可樂者碩人則
身在阿樂亦在阿其心之寬大適然其自適焉雖獨寐而寤獨寤而歌之時
猶自矢其所願弗過此焉若謂巖棲谷處正人生之真境吾今日處此此生
之分願已足矣庸詎知此樂而外更有以過是者哉此其所樂之真又何如

考繁在陸章○阿之上陸成隱處之室於山陸之間若無可樂者碩人則
身在陸心亦在陸竟終日以繁桓若有不忍舍焉者雖獨寐而寤獨寤而
之時猶自誓其弗以告人焉若云孤棲幽隱此惟達人之雅趣吾幸有此樂
此生之獨覺真矣豈口語所能悉亦豈世俗所可與道哉中心樂之中心藏
之而已此其所樂又何如耶夫溺情世味者每馳心于顯榮而不知休神于
恬退好名託迹者又矯飾于旦暮而不能抗志于終身以此碩人之樂可槩
見哉予於碩人有深羨矣

碩大言其人寬適言其心此正是樂處非樂考繁乃胸中自有之樂處澗
谷之間亦見澗谷中有餘樂耳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樂亦不可外澗谷
而言樂三章註云繁桓不行又就其適情處狀其從容自如而胸次之寬
適亦自可見各強森句一氣講獨處則人不及知寤言又無安排布置此
時而又不忘此樂則遊世無悶可知自矢想亦推心之言非必貧者真有
此言也○朱子曰遊之象曰肥遯无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即寬適之
謂○陶淵明云策杖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遊觀景翳以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即軸字意○昌黎云終吾生以徜徉即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云
但得醉中趣勿與醒
音傳即弗告之意

碩人全意

莊姜事觀即風柏舟篇則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者蓋指人所易見者以重嘆莊公之昏惑也通詩只是備道其美以深寓憫惜之意而已殊無一語及莊公中間大夫風退二句亦只是微見其意不可顯然露公之昏惑等語出來四章只平看

碩人其頡章○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也意曰夫婦之間非情所宜厚哉顧有宜親厚而卒於不見答者則吾人之所未解也予於夫人有慨焉惟此碩人頡然而長衣錦于中而加裝衣于外以此人而為君夫人固宜其承恩密勿無間言者而今不盡然也意者婚姻之不敵與則彼乃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國統相當而男女之敵稱矣以為所生之未貴與則東宮為之兄而彼為之妹出為正嫡又非庶孽之賤矣抑以為戚屬之未尊與則碩人為邢侯之姨譚公為碩人之私一則王室之懿親一則藩封之君長其姊妹之夫要亦一時之貴顯也以若族類之貴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何哉

首二句輕只是指其人耳如二句題碩人句亦可點端莊安重不為輕跳

手如柔荑章○意者容貌有未美與今自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茅膚之潤而白也有如寒凝之脂頰如蝨蟻既白而且長也蓋如蠶犀既白而且整也其額廣而方正也則如螭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兮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又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亦獨何哉

此總言其容貌之美不必分七句作八樣看須臾認註柔而白重一柔字白字在荑字者出蓋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結則其色白人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折規則方正潔白鏡現則比次整齊方正屬形潔白屬色整齊屬比次並重廣而方正細而長亦並重情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

碩人敖敖章○夫族類貴矣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意者自昔而已然耶自夫人之始嫁來時言之此碩人敖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于近郊之地言

其馬則四牡有驕而朱幘之飾鑣然而盛馬何美也言其車則翟羽為飾前後設蔽車何美也方碩人乘此以入君之朝而大昏之禮以講斯時也國人樂得以為吾君之配而吾君親厚碩人之心亦國人之所知也故私相謂曰今日諸大夫之朝于君者是必簡乃謀議速乃咨決而早于退朝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遂其親厚之情也是始嫁之時亦嘗有接禮之厚而今乃不然亦獨何哉

上五句不過是追叙來嫁時事重末二句意以朝總承車馬而言朱幘鑣人謂以朱色飾鑣也然文采之盛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第七句人樂得樂字不蒙上章貴美就奉神靈之說說乘車以入君之朝而成大昏之禮也非謂以車馬朝于君大夫風退二句是國人之情如此然要說到莊公身上方起得嘆今之不然意

河水洋洋章○夫碩人之見親於始而不見親於今意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今乃追答之耶邇有來嫁之儀言之但見河水之在齊者洋洋而盛大

且此流以入海也活活而長流施眾於水則滿也而有吉鱣鮪之魚則洋洋

而其盛至於葭葦之生于河水者亦揭揭而長焉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薛孽而盛飾有從行之庶士則謁然而武勇士女姣好而礼仪盛備豈不爛其盈門乎此其來嫁之儀亦無可追之咎矣顧乃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亦獨何哉誠所未解其故矣夫歷道其可美之實而詳推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莊公之昏惑而已隱然于不言之表矣

首五句為末二句張本惟其齊地廣饒所以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礼仪盛備如此而士女之姣好正礼仪之盛備也河水五句聯絡說不必分地與物為二事施眾句正見生之不測取之不竭故環齊之民漁佃其間舉網設罟不可勝數而一時施眾于水其聲濺人也此與鱣鮪句各散看勿云施眾以取鱣鮪也舉鱣鮪以驗其餘葭葦又在植物中舉一件說孽人及餘言而可以該人物之徐靚有竭以貌言而可以該才力之敏疾氓之全意首二章分上述初奔之事以致悔恨之實也

氓之蚩蚩章○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謂夫天下有徇一時之情而貽終身之悔者若我之所遭是已何也何予總角時也有蚩蚩之氓抱布而來為貿絲之舉是來也豈誠為貿絲來哉不過為男女之情來就於我謀為私奔之行耳夫婚媾之願子之心亦我之心也子既就謀於我七亦安忍違之誠許之矣顧事有不可舉者子且行矣於是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之地而後止蓋聊以我纏綿之衷寄之遠送之間耳且謂子曰吾之不與子而偕行者匪我之愆期也特以子無良媒而約不可以直遂耳然子无遽以此為怒也吾與子再定後會之約而秋以為期焉則今雖愆期而佳期固有待也今雖未行而後行亦不遠也念彼清秋倏然在望曾日月之幾何而惟予與汝將翱翔而往矣

上四句是叙其來而與之謀下是因其去而與之謀而不一往者恐其志不專也送之於頓丘者示以卷人之情也子无良媒而約不可以直遂之意也

乘彼坳垣章○夫既秋以為期矣及至其期也我也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之至方其未見復關也涕泣漣漣唯恐其負疇昔之約也及既得而見之則載笑載言有不覺其喜幸之甚者斯時也我曾問子曰秋以為期人謀得矣苟神謀之不稽非所為永終計也爾曾灼龜而下乎曾揲草而筮乎倘所占卦兆之礼苟無凶咎之言則質鬼神而無疑事之允臧可知矣於是以爾之車來迎乎我而以我之賄隨爾而往遷去擲重于始如此固為百年偕老謀也詎意言猶在耳而竟爾反目豈鬼神幽渺朕兆不足信耶抑我之為謀不臧而神顧不告以吉凶耶

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日而果于從不見復關二句只牽過重下段

桑之未落章○由今思之能無悔恨乎彼桑之未落其葉則沃若而潤澤

美我方少艾而容色之光麗何以異於是哉然容色雖美亦不可恃此而縱
欲也吁嗟鳩兮無食豈蓋鳩食善則致醉矣吁嗟女兮無與士耽蓋女
與士耽則失身矣所以然者蓋士有一行功過可以相掩雖有耽樂之非則
已或可以改圖人或可以見貸猶可也若女子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身
則餘無足觀設有耽樂之非則身無所贖人無可怒不可說也夫女非士之
比如此人所以不可與士耽也不可與而耽之難乎免于今之悔矣

以桑之未落此其顏色之光麗然口未落則必有黃落時在也可不慮其
後手故遂以鳩之無食桑蓋與已未可恃少艾之色而與士耽也耽相察
也士之耽考四句一氣說重下二句可說不可說
只是口頭語猶六可言不可言不必作解說者

桑之落矣章○彼桑之落矣則其葉皆而隕落焉非復何之沃若也我今
過時而容色凋謝何以異是哉夫惟色不足恃則今日見棄有所不免矣追
惟昔者與爾之賄遷而往爾家也值爾之貧而三歲之中備嘗艱難其
亦甚矣我且甘之而無悔恨之意今反為爾所棄渡水而歸淇水之流
而漸車帷裳焉夫此一淇也昔也送子而水今也被棄而往景物不殊人心
頓異誠不能為情之甚者矣此豈我之過哉我女子也約誓之盟無改于其
舊情愛之厚不変于其初固無有差者伯也為士者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
薄皆棄前約而貳其行焉耳夫為士貴也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
莫測其所止始而色盛則愛之終而色衰則棄之昔一心也今又一心也而
二三其德以至如此乎

三歲食貧言九如此者三年
我悲之吉相矣帷裳以帷障
句只承士貳其行一直說下
之意蓋士心縱肆无極其德平常不
三歲為婦章○且爾之棄我者獨不念
伯爾之貧也盡心竭力而
以室家
務為勞夙焉而興夜焉而寐無有

朝旦之暇此爾之所目睹也。亦圖為身之計耳。夫何謀約之言既遠。邊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亦獨心哉。使歸而兄弟見恤。亦可以少慰也。孰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過。但啞其笑而已。此一笑也不言而吾已默喻其意矣。夫不幸而夫婦忘偕老之言。又不幸而骨肉乏體恤之情。靜言思之。予亦將何所咎哉。惟我之自失于。因以致此。今日耳躬自痛悼焉而已。
四句分三歲二句不可與夙夜二句對看。朝夕不暇正是勤勞之事也。一直說下乃為得之。此四句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而其後則漸遂其性矣。所以但說三歲勤勞笑之。雖是笑其私奔見棄。然說出便无味。躬自悼矣。悼其前日之非也。

及爾偕老章。○然今雖自悼亦何及乎。誠以我之於汝。本期偕老。當時自信謂是可以終身矣。豈知至老而反見棄。徒使我悲怨之。若是哉。若此者。固爾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過也。彼淇雖廣。猶有岸矣。隰雖遠。猶有泮矣。是皆有斯極也。昔我於總角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以言笑。則宴安而和。柔以信。則旦日而甚。明竊自以為情好密矣。盟約定矣。豈可恃以終身矣。爾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則是淇水隰泮之不若也。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而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其始之苟合也。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也。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其良心之暫萌。亦已無補矣。

老使我怨。內入色衰愛弛意。正上章所謂問極貳行也。淇則二句與到不思其反。此反其意以為與也。總角四句一氣講下方。與只意相對。言笑二句對看。不必泥註。串說不思其反。一說反謂後來之事。猶云曾不思其後來之事。而至于老而見棄如此也。看來還作反覆看。為直快已焉哉。雖是自安之詞。蓋亦怨之切。而无可奈何。何其悔恨亦極矣。○此詩見縱欲敗度失身從人。非永終知敝之道。然則士君子之喜進者。其慎始慮終。不可不講也。以蔡中郎之文學。而其從卓之誅。以荀文若之勇智。而取終身之悔。子雲稱美于新莽。龜山推轂于蔡京。皆不能慎其所從者也。尚其戒之。而毋為此婦人痛也哉。

竹竿全意 通詩只疊人說去。不必以情又分屬大抵。只在宗國之景思念之情上描寫。一設精神。便有為以所制之意。或在末章分而以

首二章為情末章為義或在首章分而以遠莫致之為義下承此而言其情或以各上二句為情各下二句為義皆非也

籥七竹竿章○此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也意曰予衛人也越宗國而伉儷茲土也亦有日矣緬想故都之風景寧有不動予懷者乎彼竹衛物也淇衛地也以籥七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此亦臨流一樂事也私心豈不爾思哉第封域隔于兩地而迢迢周道欲旦暮致之則難耳吾亦且如之何哉

釣淇非女子事也要不過託言之耳或云竹竿于淇是幼時所釣遊殊可笑遠莫致之既以遠言便不當更入義字蓋義不可致而託之遠此風人之微詞也直說山又則无味耳

泉源在左章○彼衛地有泉源焉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繫迴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自結縵一行遂成永別而父母兄弟之親杳乎其不可復即焉雖欲一日如二水之在衛不可得矣吾其能以為情哉

女子有行二句凡三見頃隨題斟酌

淇水在右章○淇水則在衛之右矣泉源則在衛之左矣一右一左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吾為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而笑語于其間不得佩玉之儺而遊戲于其間山河風景依稀夙昔而游目騁懷徒託空言嗟哉二水予誠不能不為之長悵然矣

泉源淇水二句語雖同而旨則異此言二水有可樂而已不得樂其樂也喜極則巧笑瑳然而見齒行徐則佩玉儺然而有度二句滾說亦是託詞舊多云向者曾如此死謂又或云及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乎如此則是思望欲得之意非自恨不得之謂矣俱失舛認

淇水憇七章○又如淇之為水憇七而中流中有檜為楫焉而松為舟固可乘以遨遊者也安得出遊于彼擊枻楫弓以徜徉而聿消吾投竿釣遊之想棹松舟弓以寄傲而頓釋吾巧笑佩玉之思耶嘆二水之溶溶嗟予懷之耿耿雖一葦之可杭奈兩地之無從悠悠我憂殆有寄淇水而長流焉耳吁其

思深其言婉衛女其知以義自裁者矣

此功宗國之思而嘆不得以舒其情也末二句是絕意之詞非冀望之詞故註云与泉水卒章同意

芄蘭全意

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與其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有說與意到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與童子無能而服色美盛人不稱其服也此說亦通但玩文勢還從前說為是

芄蘭之文章○此刺童子躡等作也意曰自古克成遠大之器類自挹損中來苟徒躡等凌節而矜為自遂之態以誇詡天下君子為之羞矣吾于童子之所佩有感焉彼芄蘭弱草也而有枝矣吾不意此童子而乃佩成人之觿也夫其佩觿也若不安于童子之習宜其所挾持者當必有超世絕俗之能矣孰知其雖佩夫觿也而才能庸劣曾不足以知于我焉但見其容兮遂兮帶之下垂者悸然自如而已夫人而至于佩觿則人之望之者固非徒欲其容遂舒緩悸然垂帶而已也而若人之者僅止于是焉則觿之佩也祇

自美歎耳人其謂爾觿何耶

此詩總是刺其儻成人之端為不是時請多云使其有才能猶可佩也非旨又如一草一木皆有枝時請又多云芄蘭不宜有枝也而今行枝矣俱欠斟酌童子句已是訝之口氣非特言其如此也能不我知何分明言其才能无足為我之所知也不知註又何故訓作智爾來說者通云此句言其无智識下不我甲句言其無才能不知此曰不我知原与枝字叶韻下曰不我甲原与鞞字叶韻而能字又各同信以知字作智識解則能字何所着落詩詞本明白而說者自傳訛可笑也容乃容与之容遂如徑情直遂之遂垂帶句紫根上句說

芄蘭之葉章○芄蘭弱草也而有葉矣吾又不意此童子而乃佩成人之鞞也夫其佩鞞也若耻安於童子之列宜其所抱負者當必有出類離群之才矣孰知其雖佩夫鞞也而才能卑陋曾不足以長於我焉但見其容兮遂兮帶之下垂者悸然自如而已矣夫人而至於佩鞞則人之望我者固非徒欲其容遂舒緩悸然垂帶而已也而若人之所可述者僅止於是焉則鞞之佩也祇自飾觀耳人其謂爾鞞何耶吁童子亦可以自省矣

能治煩決亂者佩劍能御射者佩鞬然不我長則非專指其不能射而言也甲猶甲乙之甲甲對乙則甲為長也非我長猶難為兄之意註朱極三以赤色之皮為之故名朱極七猶放也所以

河廣全意二章一意只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則義不可往

說出義不可往

誰謂河廣章○宋襄公之母出歸于衛思襄公而義不可往也故作此詩意曰不可解者母子之至情乃今有宋吾嗣子立矣人見我之不歸也得無以河廣故乎而果誰謂河廣耶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矣倘所稱廣者果若此耶又得無以宋遠故乎而果誰謂宋遠耶但一跛足望之則可見矣倘所稱遠者果若斯耶

次章○夫人苟懷必濟之思即至廣者猶思涉之而今果誰謂河廣耶曾不容一刃之小渡之而即濟矣可濟而不濟天下其有廣于河者在乎夫人若懷必至之心即至遠者猶將及之而今果誰謂宋遠乎曾不終一朝之及至之而亦餘矣可至而不至天下其有遠于宋者在乎睹河流之不改徒切望洋之悲睽故土之難親益重伊阻之戚河耶宋耶吾將何以為情耶吁夫人可謂知禮而畏義者矣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故云然四語俱極言適宋之易葦可杭猶投鞭斷流之意故註云葦葭之屬若解作小舟便魚味不容刃猶言曾不消駕一小刀便到了小船曰刀今江湖猶有此稱跛予望之以目力量之而知其近也魯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按左傳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公子目夷公問之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臣則終不可往也夫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全意首章叙其夫從役之事下三章歷道在已思念之情以首章為主下皆承此言之然叙其從役處便有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意說者謂首章還未說出情來似不然

伯兮竭兮章○此婦人思夫之役作也意曰人臣出其身赴公家之役固

義所不容辭哉顧事有動于情之不容已則輦下征人閨中思婦情義自不相掩者予今日之於伯是矣思惟我伯也奮烏駟勇有超軼一世之武而邦之人曾不得抗衡而爭長焉蓋誠一邦之桀者也今亦何所在哉國家方以才而用人我伯不得以才而自逸斯時也方且奉王之役為王執爰而前驅焉以竭然之武而效之天子奮靈之前豈不儼然威且武哉顧王有擁衛之夫而我無仰望之人是割予所愛者以供王命也役役風塵良足悲矣

伯考二句連說下按周禮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備王宮出則夾王車則所謂武与才多是就齊力上說勿看太深執爰二句註用今方字最可玩正是思慮言方在彼云云无大才小用意一說執爰欲作用兵言前驅即是銳鋒進之謂更詳之

自伯之東章○故曰
是豈無澤髮之膏
沐而至於廢容哉我婦人以君子為主而所以

如亦不暇恤耳懷哉懷哉曷月其旋歸哉而使予飛蓬之髮一旦
修緇直之容也

上下四句相呼應是時周室東遷南白西北而往故曰自伯之東並適為容猶唐人閨怨詩所謂欲梳臨鏡慵正是思之切而無聊處

其雨其雨章○今夫當以旱之餘其雨其雨望之切也而乃杲杲然日出則其失望也甚矣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哉是以願言思伯極其憂患之苦而至於首疾亦所甘心焉蓋吾之身乃君子之身苟儀容之不親即此身不足惜而况於首疾也吾茲戚矣

其雨其雨是人情望雨口声首疾蓋人惟憂思之苦便有頭痛之疾今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致此首疾固所甘心也

馬得諼草章○彼諼草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比堂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矣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於諼草寧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心痲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在伯也夙夜

也區間別之行踪靡定在我也緬想情義身心之盡瘁奚堪伯兮伯兮其早
畢執爨之後而言旋哉吁婦人專一之志可想見矣

得護草以忘憂自是託言註已明言樹之北堂矣一說却謂護草忘憂是
欲採而食之何者象也護註訓忘非草名也又云護草合歡此句却未明
白蓋護草合歡本是兩種合歡見本草木部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
花生男護草見本草草部其味甘能令人歡樂忘憂此章所謂護草想
亦是萱草非合歡也首疾心瘁俱一時事蓋人惟憂思便頭痛便心瘁非
有先後也時說類泥本文使字而以首疾為已然以心瘁為未然亦不可曉

有狐綏綏章○國亂民貧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其託喻

意以為物各有偶喪其偶則思所以求其偶也吾于茲而有感矣彼有狐綏
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焉夫在水之梁則無衣衾之患而可以蔽
我也目之所激大有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
之綏裳俾之有所資以衣其身也乎夫不欲顯言其人而託

物以為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託無衣以為言因其可言者以探其不可
言而風人之旨隱矣

水自帶以上曰厲二節曰在彼淇厲則正在水深處非既厲也而註曰在
厲則可以帶者蓋渡水不深則必着裏衣此所謂帶蓋束此衣者必如此
解則在厲可以帶方說得去

木瓜全意三章一意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以
久其情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

投我以木瓜章○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託言之以為有限者物而無窮者
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女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
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
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言報矣不知以我與爾情意
之相接更有何物足以罄吾私者一瓊琚安足以稱報乎特以懇懇一念非

是無以寄之將使自今以後睹其物庶見其人而投契日深交情不改永以為好而不忘焉耳曾是以為報乎吁木瓜不足道也而厚道亦可觀矣下講全

瓊琚美玉琚也琚處佩中所以貫璜珠而繫於珩下維璜衡牙者也各四句本以賦賦而以為比者蓋非真以木瓜瓊琚相報答也以木瓜瓊琚假喻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未足為報但欲假此以舒情求以為好耳比也重禮之報不足以下補出謂人以微薄之物遺我我以期其求以為好耳或將正意在瓊琚也二句遂接正意說去似欠渾然黍離全意三章意同無淺深是虞賦所見以興憫周之意因致所嘆以答因先後而異感也劉元城初見次見三見之說恐未然

彼黍離離章○此大夫憫周作也意曰盛衰之感最人之不能為情者予今日其能已於懷乎彼此何地也而有是哉昔非黍也而今見彼黍之離離矣昔非稷也而今見彼稷之苗矣今昔之為時何幾而舉目之風景盡非我以故國舊人經歷此地行邁不為之靡靡而不進中心不為之搖搖而不定乎之絀榮俾之有所資以衣其身也乎夫不欲顯言其人而託物以為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託無衣以為言因其可言者以探其不可言而風人之旨隱矣

水自帶以上曰厲二節曰在彼淇厲則正在水深處非既厲也而註曰在厲則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躰必着裏衣此所謂帶蓋束此衣者必如此解則在厲可以帶方說得去

木瓜全意三章一意總是虞喻贈答之厚惟欲以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

投我以木瓜章○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託言之以為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女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言報矣不知以我與爾情意之相投更有何物足以罄吾私者一瓊琚安足以稱報乎特以慇懃一念非

是無以寄之將使自今以後睹其物庶見其人而投契日深交情不改永以為好而不忘焉耳曾是以為報乎吁木瓜不足道也而厚道亦可觀矣下講全

瓊瑤美玉琚也琚處佩中所以貫瓊珠而正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各四句本似賦體而以為比者蓋非真以木瓜瓊瑤相報答也以木瓜瓊瑤假喻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惟報二句以瓊瑤未足為報但欲此而期其求以為好耳或將正意在瓊瑤之不足補出謂人以微薄之物遺我我以重厚之物報之亦猶是也惟報也二句遂接正意說去似欠渾然

彼黍離離章○此大夫憫周作也意曰盛衰之感最人之不能為情者予今日其能已於懷乎彼此何地也而有是哉昔非黍也而今見彼黍之離離矣

昔非稷也而今見彼稷之苗矣今昔之為時何幾而舉目之風景盡非我以故國舊人經歷此地行邁不為之靡靡而不進中心不為之搖搖而不定乎

其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而然其不知我者則謂我何求而然其誰有諒我之所以憂者哉悠悠蒼地夫地以人興亦以人廢今日所以致此盛平之地盡為禾黍之區者果何人哉徬徨之餘誠不能以忘情者矣二三章講同夫

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畿八百里之地而一旦捐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憫悼之念愴恨之詞不一而足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時講彼黍二句盡露山宗廟宮室等字看來詩人語氣原自含蓄還只渾說更有無限感慨之情而于我心憂于我何求處亦有意趣如一口說盡似無餘味且詩極謂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膚見此語亦未盡然當時周雖東遷而岐周故地已盡封秦假使故宮為其所毀則都城之內亦宜為室廬乃以黍稷為言想亦不閑曠之地或郊野之外昔日林林總總如彼道今日物為黍稷耳信不必突入宗廟宮室字樣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彼黍二句乎語行邁二句亦須平對方兩相叫應而為興如二句題亦可云行之靡靡者以心之搖也知我四語即孟子其知我者四句意悠可云天只如今人疾病呼天意非云照臨之義宜知之也此何人哉時說單指

先王非是幽王致亂平王不能克復舊都均罪耳但詩人未嘗說出不可露

二三章黍稷各平說而註曰稷穗下垂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噫故以為與却備說一邊去此不必泥只依稀點過便是○朱豐城曰憂之怨之誠是也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為大夫者謂宜請于平王泣血嘗胆整師屈突皆王室之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安忍耻類情委靡豈特玉之罪亦群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然矣

君子于役全意每章首二句槩言思意中三句不過喚起末二句不得不思之情也下不取必其處歸而但以苟無飢渴為望者則亦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首章○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作也意曰徃役者君子之分而王事靡盬則室家之情係之矣何也君子之于役以其時計之亦云久矣使歸期有定焉聊可以自慰也今果何時可以言歸也吾但不知其期也且今亦何所至哉意者王事裨益而夫也獨賢今之事或非昔之事而今之所至又非昔之地乎夫雞棲于時則日之夕矣日夕則羊牛亦下來矣畜產之情猶不愆出入之度彼君子乃獨奈何屈塵周道竟無休息之期耶縱令致身之義當如是其如此契濶何哉使我如之何而勿思也

不知其期不知幾時可歸也蜀至哉不知今在何處也然不實以時與地作對舊說往失之亦勿以至為至家雞栖二句是起君子不得休息非以羊牛之婦引起君子之不歸也日夕句還作連上起下之詞看較活卓心白依註作三平說覺未愛時講又多云雞旦出于庭暮則栖于時矣羊牛旦出于山日夕則下來矣此說似欠自然且羊畏露每日午方出而貼旦出意亦覺未定

君子于役次章○且我君子向之徃役也不日不月亦云久矣寧獨睽違之已久就今而計其歸期亦未知何時可以來會也夫君子吾之夙夜相周旋者一膺王事而邂逅無期吾將何以為情也彼雞棲于桀日則夕矣日夕則牛羊下括矣我君子行役獨無休息之時且也羈旅之中有誰為之時其飲食者念及於此誠有增切切矣苟其式食式飲而免於饑渴可乎不然遠託異國既多歲時之苦而又重以饑渴之切身吾其何以為情耶吁此婦亦可

謂專一之至矣上之人亦何使之至此乎

上先羊而後牛叙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後羊順其類之大小也末二句正見憂思之深切處非以此自寬解也○史記云斤里饋糧士有飢色無蘇後發師不宿飽可見飢渴者行後之常也

君子陽陽全意二章一意總是美其自得而舉樂以為樂也但上章樂以声言下章樂以容言

君子陽陽章○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也意曰夫人供行役之勞而有貧窶之困則雖後事告休而其中且不免有餘悲者若我君子豈如是哉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忘經營之勞而不以貧窶為戚其安舒自得殆陽陽然若無足以嬰其念者但見樂器有簧而樂之位有房也左手則執簧右手則招我由房以聽焉以動盪之襟懷暢而為舒徐自得之聲音盖有忘乎其為簧且并忘乎其為由房者此時此情真有心曠神怡而身置與之俱化矣吾不意當勞動貧苦之中而其樂之陽陽至此極也

君子陶陶章○君子之行役而歸也安勞役之困而不以貧賤為憂其雍容自樂殆陶陶然若無足以動其中者但見樂舞有翽而舞之位有敖也左手則執翽右手則招我由敖以觀焉以洒落之心胸溢而為歡欣鼓舞之儀容盖有忘乎其為翽且并忘乎其為由敖者此日此情真有心曠神怡而身置與之俱化矣吾不意當勞動貧苦之中而其樂之陶陶一至此也是知愁苦為之交暢矣吾不圖遭勞苦貧窶之境而其樂之陶陶一至此也是知愁苦呻吟之態非所論於達人之大觀而困窮拂鬱之際益足以見君子之真樂豈戚戚者可同日語哉吁君子樂其樂而婦人又能識其樂皆可謂賢矣

四句各一氣說下陽、陶、亦無大異、得志之貌、凡人失志者其氣餒故容貌不舒舉措失度曰得志之貌、便有得意滿揚、吐氣、象陶、和樂之貌、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故其神思冷落、動履、踏、曰和樂之貌、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氣象、笙、管、中、金、葉、曰、執、簧、叶、陽、房、之、韻、耳、翻、舞、也、弄、者、所、持、以、為、容、者、也、執、簧、執、翽、句、重、下、句、輕、房、在、中、室、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此、也、弄、位、非、是、別、設、辨、位、蓋、所、弄、之、地、即、是、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嘆、之、與、首、句、相、應、不、重、在、與、室、家、相、樂、亦、不、必、說、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貧、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

其說此山之嘆獨勞皆室全交徧適為何如耶○按此詩序云閔周也君
子遭此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此說似亦得之朱子初亦從序解云
君子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仕雖後
于後官之賦而陽自得若誠有樂于此也後來竟作疑即前篇婦人之
詩蓋以此二詩相連而兩篇之首又皆以君子為言耳然亦安知其非偶
然耶本講亦且依時說其
實即從序說亦不妨並附

揚之水全意

三章一意各上四句分上是與其舍室家而往戍下皆是極
言思念室家之情也雖是怨思之詞然章中但言室家不與
已同戍而後非其職未嘗露出則謂語
亦只宜隱含時講多有太露者不是

揚之水章○平王以畿內之民戍申而戍者怨思作此也意曰君上之役固
不敢辭而夫婦別離之思亦人情所不能堪者予今日其能以為情乎彼悠
揚之水其勢緩弱則東薪之微亦不能流矣况吾乃畿內之民也室家相保
亦有日矣今乃奉王朝之命為戍申之舉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申焉
邊塵慘目已不勝旅寓之苦而室家化離又益增契濶之悲茲後也何為也
米所使吾民至此苦也懷哉懷哉其思念之情殆不能以自已者不知局

罷戍申之役使我得旋歸而遂室家之情乎二三章講全夫申侯弑君天下

之賊也畿內之民天子之衛也恩讐不辨而討賊之師反為報德之舉威令
不行而母家之守至用王室之衛其得罪于天與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宜乎

典無甚取義特取之不二字相呼應耳不必巧生意見彼其二句亦非真
欲室家之同戍也只在言舍其室家而行後以致怨耳戍甫戍許想甫
許與申地相近故並戍之其實以申為主楚伐申是無周也至畿內之民
奉王命而往戍則未必敢誰何故此戍人說不得鋒鏑死亡字旋歸處只
就夫婦之情上說輔氏謂何時可歸以安其室家安字亦太着象一說甫
與許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許甫如
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
書多謂秦為趙之謂更詳之

中谷全意

三章摠是覽物起興而自述其相棄悲嘆之意其曰遇人之艱
難曰遇人之不淑又曰何嗟及矣皆委于所遇終無怨對之詞
此婦之所以為
厚也最要辨貼

中谷有蕓首章○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作此以自述其悲嘆之情也意

曰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時之變也以予今日
所遭亦且奈之何哉彼中谷有推當旱烈之時則生于乾燥之地者曠然而
有枯槁之象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此離之變中道失侶依託無資寧不嘒
然而悲嘆乎然我之所以慨然其嘆者豈我夫之寡恩薄德得已而為之哉
特以天時弗順饑饉荐臻斯人不幸而有艱難之厄吾不幸而適遇斯人之
艱難耳使其不迫于艱難則亦豈忍于此離哉次章講同

興至四句止凡旱必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乾者既曠修而
長茂者亦曠生于濕者亦曠其于旱勢漸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此離
相拋棄也遇人遇事重看不淑蓋
以凶荒為不善事亦艱難之意也

中谷有推末章○中谷有推當旱烈之時則雖生于濕者亦在所曠矣有女
從人遭此離之苦則悲傷之情至於嘒然而泣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嘒其
泣者固以此悲離之故而所以嘒其泣者要亦無益之悲也蓋遇人之艱難

遇人之不淑事勢至此雖嗟嘆而無極矣吾亦安之而已其將如之何哉
為人上者奚忍而使民至是耶

何嗟及矣言既相此離無可奈何也此足以見其自安于窮不充十人之
意或云先事有備後時有防則充可及止也今至此則無及矣此是謂艱
難不是講此離且與遇人艱難遇人不淑意不同未安○按周禮大司馬
以保息六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開委之以友
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后世常如周之盛時豈有相棄相
怨如此詩者乎故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為問周有田然矣
兔爰全意三章一意無淺深誅賞人主之大柄也刑罰不中而小人得志
此諸侯由以背叛而天下騷然也如鄭祭足取溫之麥又取成
周之粟繻葛之戰射王中肩茲何時也此詩人所以有憂耳各末句正是
憂傷之深處豈以刑罰不失而恐其餘波及已哉時說通云欲為忠直則
難免今日之禍欲為巧計則難逃天下之
公故無生之樂而有死之心大欠體會

有兔爰爰章○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有慨而作也意謂君子小人之消
長每關於世道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兔今
有兔爰爰以狡而得脫而雉以耿介乃反離于羅然則小人致亂而以巧計

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哉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日多
事也追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泯典刑猶存忠直者
受上賞巧計者蒙顯戮天下尚得以相維而無事也奈何我生之後乃逢時
之多難而百憂之叢集如此耶回想昔日之無為又若曠古之奇逢矣夫子
周民也安忍目擊此時艱哉則亦庶幾寐而不動置天下之理亂于憂寐之
外耳不然觸目激衷其何以為情耶吁東周之衰良可長太息矣 三三章講全

我生之初只是周末東遷以前時文武成康之澤猶存不可即就文武成
康時說無為與百罹等字不必只粘刑罰之中與不中說須放寬些蓋小
人肆志君子受禍天下便有許多可憂事無咎等句註皆以死意釋之庸
見似太迫切大凡人遇事變寤則憂寐則不知君子目擊時艱不堪憂傷
之甚姑欲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
安得中山子曰酒酣然直到太平時之意耳○意躍○免兔齒之詩云
于戎也有兇爰平之所以卒于亂也小人柄政父子一
轍周之亡豈亡于秦秦之手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篇篇全意 此詩以嘆已之窮為主責人意輕三章一意總是即物之得
託與已之失所託與到底舊謂與至四句止上與已

不必如此分析
級篇篇章○此民之流離失所作也意曰人生以聚族為幸苟不免于離
散焉則去國懷鄉已不勝其感矣而况乎竟至于失所耶予今則可慨矣何
者縣縣葛藟則在河之游矣是依河以為生尚得分其餘潤也我也當此哀
亂困窮之秋終遠兄弟離散一方而謂他人為父固宜有哀其窮而收之者
奈何我雖謂彼為父而彼曾莫我顧饑寒困苦略無相恤之意寧得見親于
人而分其餘愛乎嗟予窮民曾一葛之不如矣 三三章講同 吁長民者奈何
使之至此極耶

縣字正與終遠字對縣者斷而不絕曰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
人父等句恐只是懷依人意諸說以謂字的作稱呼似乎着象莫我顧
不見救恤也莫我有視之若無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不相聞即衰如克
耳意一說葛本生山谷丘陵間今在河之游非所也人去親族而流離他
國猶葛藟之不能附本根也故以起與此說亦通

采芻全意 此詩總是淫者極道其思念之情各三句一氣說不必分各首句是皆所淫之人或指自我采之說不是現彼字可見

彼采芻芻章○此淫者之詞也意曰凡人之相與情有所獨鍾則思有所注

其欲常常而見者人情也予今日殆不能忘情于彼人矣彼采芻芻之人也

非所謂多情入耶此雖時相親焉猶若未足以罄吾纏綿之私者而奈之何

隕音容于一方乎故我也一日不見緬想之念即橫集于胸中有如三月之

久焉此時此情彼采芻芻其亦有以諒我之衷而慰我親炙之願否耶 三章講情

註為為締綌蕭祭祀文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其託以行亦是說詩訓話淫者不曾該託行只以采芻還他便時講直貼

出無謂二章註謂三秋則不止三月此亦在情之轉深上解其意耳其實不止二字有碍蓋三秋即孟仲季三月也

大車全意 此詩以畏字為主末章之堅其約亦畏之甚而知其終身之欲不得遂也總見情欲之蔽尚深革面而未革心

大車檻檻章○周衰大夫猶有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者畏之而作此詩

意曰情愛之私非吾所欲遂其情哉顧時之所值有不得而徑遂者彼大車

者大夫之車也今其乘此車者按轡而行檻七然其声之整肅毳衣者大夫

之服也今其服此衣者青色皆備美七然其色之鮮明此車也此服也特令

人不覺有餘惕者故我之与爾情好素結而愛慕日深豈不爾思也謂爾可

懷也彼檻車者如茨者良可畏也為此惴七于心而有所不敢焉耳

特講大車二句都露出政刑看來淫者只就車服上說原自含蓄還勿露為是亦勿以所見所聞言只是想到大夫身上去若徒以見聞言則不見

不聞時便可自遂了未受天子之大夫四命与子男同服衣所繪者三章宗彛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曰宗彛者虎雉也虎雉淺

毛故謂之毳衣衣之所繪裳之所繡五色皆具青者為葵赤者為瑞各舉其一耳

大車噶七章○大車之行則噶噶而重遲矣毳衣之色其赤者則如瑞矣此

車也此服也安往而不見其可畏也是以我也戀又于子敢一日忘焉而不

爾思哉但畏彼噶噶者如瑞者即欲私奔以快吾之情焉而有所不敢耳

噶人重遲貌就車行之安重言不可依上章作声上看如瑞不可作温潤看只赤色之鮮明也此章則露出奔字

穀則異室章○夫我之畏此大車毳衣也既不敢與相奔以同室矣是吾之志固不得遂于生前也庶幾百歲之後與子合葬以同穴焉則精神相附體魄相依吾心終得以自盡乎若此者皆予由衷之言也如以同穴之言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情有如皦日高高在上可以鑒我之衷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始焉有所畏而不敢奔也特以制其情于今既焉有所期而致其誓也猶未忘情于其後殆所謂華面而非華心者與噫可以觀世變矣

首二句不平重下句謂予不信非不信已之言也是謂已之言不出于中心之信也有如皦日言皦日在上有以鑒我之衷所以表其言之信也故註以為約矢之詞

丘中全意 此詩總是淫者疑其所私者之有異遇而深異其來耳

丘中有麻章○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作此詩意謂夫人之情愛之也深則望之也切彼子嗟者吾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雖有留子嗟者而我之舊雅亦未可忘也尚其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吾心何二二章畧同夫觀其望之之切既无愧耻之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衆矣俗之惡一至于此可勝慨哉

有麻有麥有李名指其地言之蓋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固未章註明說并指二人當必是實不是叶韻

